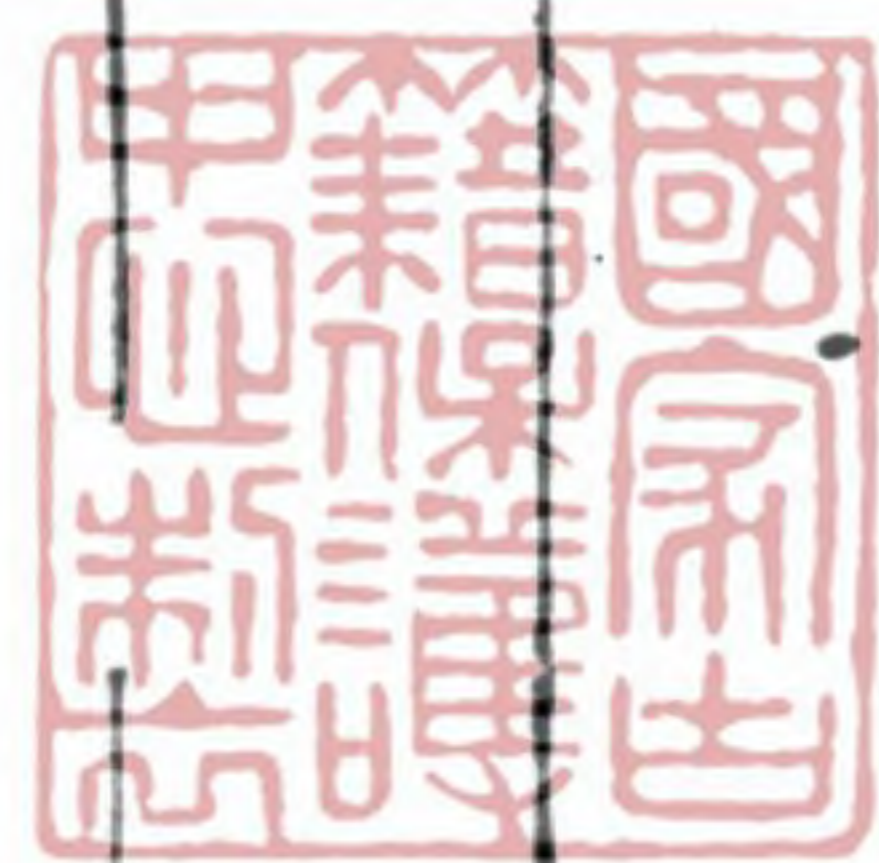


湛甘泉先生文集卷之十七

序

嶺海輿圖序

甘泉子曰以予觀於嶺海輿圖而知王政之易易也夫嶺海輿圖何爲者也明心也昭制也明心也者以言乎其政善也昭制也者以言乎其行法也吾於嶺海輿圖之編也而知澤山姚侍御之善於巡廣之政之要也故以千言之博汎濫而寡要不若一圖之約目擊而意全有叙有紀皆所以明圖也是故觀斯圖者其愛民憂國之心油然而生矣雖欲勿善得乎其大綱小紀之制昭





然而見矣雖欲勿法得乎故澤山子本孟氏而言曰徒善不足以爲政徒法不能以自行一以治善一以治法法善兼全政治畢舉故曰以予觀於是圖而知王政之易易也吾於是編之簡約而知澤山侍御之善於巡廣之政之要也其不察察而四方具照非以是耶是故考圖撫景自布按都三司而府而州而縣而衛所而合屬裨官某也賢某也否而懲勸焉則其職官率屬信民之政舉之矣入觀其疆而考其山川而物產而田里而戶口而錢糧課稅之贏縮而振作焉則其足食之政舉之矣觀其府州縣之官兵考軍人民壯之消長馬匹器械之張弛而修舉焉則其足兵之政舉之矣於制森然於心惕然而善法具備本末兼該內聖外王之道舉之矣雖以措之天下獨嶺海云乎哉是故觀言不如觀圖觀圖不如觀意故曰書不盡言圖不盡意以意盡圖以圖盡言後之君子當以是觀西村胡郡守存心善政贊美斯圖請梓以廣其傳乃俾陳司訓大章走甘泉之野求予叙其意于簡端云

獨岡贈言引

獨岡書院有三生同時而來者其黃仲通越人也自東北而來問學焉曰學何學矣甘泉子曰心夫聖人之學



心學焉而已爾謂心何如矣曰至虛至靈曰然其易吉夫蒼梧人也自西南而來問學焉曰學何學矣甘泉子曰心夫學心學也爾謂心何如矣曰心至應而至變曰然其吳宗傳金陵人也自中土來問學焉曰敢問學何學矣甘泉子曰心聖人之學心學也夫學學心而已矣爾謂心何如曰夫心也者至虛靈應變而已曰然三子者出弟惕齋問曰夫三子者其言心若異而夫子皆然之何也甘泉子曰人有異乎心有異乎夫東西南北中央之人之心一也人者天地之心也天地有異乎是故天地之極東苟有人焉同此心也天地之極西苟有人

焉同此心也天地之南北中央苟有人焉同此心也向也吾然其然而未語之所以然曰何居曰虛靈而止于虛靈焉則空應變而流于應變焉則迹知虛靈應變而滯于虛靈應變焉則昧昧與空迹皆不足以見道非聖人之學也必也虛靈以察道之體應變以幾道之用兼虛靈應變而神之天理得矣天理得夫是之謂天人道之體用備矣吾未之語者非有愛也待三子者之自得焉以入于無言之妙耳記曰歸而求之有餘師於是同門臨江餞別者詠之歌之鼓之舞之以盡神矣

周生洪範問序



北洛周生明幾學心從甘泉子學於甘泉羅浮西樵之間蓋十有一年矣一旦有得乎洪範之指以質於甘泉子甘泉子曰然也其幾矣子名學心知心學矣知心學則知此矣夫何疑之問古傳有之武王定天下訪箕子以天道天也者理也理也者心也知心則知天矣何莫非天也天一也在五行爲五行在五事爲五事在八政爲八政在五紀爲五紀在皇極爲皇極在三德爲三德在稽疑爲稽疑在庶徵爲庶徵在福極爲福極是故九疇皆天道也夫自天行人事而政治而五紀而皇極而三德而稽疑而福極其順布也而云皇極所以立焉而

云皇極所以行焉何居政治即行矣而云立焉何居自天而之人自人而歸諸天順逆數也噫明幾此見明其幾矣不易得也甘泉子入樵閉關謝事因命卒業次第表而出之自爲一書以爲萬世人君治天下之法示天德王道之蘊內聖外王之學云

贈洪方二子歸福山序

覺山子洪子峻之與方子時素謝子惟仁皆福山六縣道會之望也蓋領袖焉洪侍御來巡廣東而遷去與甘泉翁少汾子期曰垣也行必謝官謝官必復來卒學於羅浮西樵之間旣守溫三年興學致治有聞時宰啣其



疇昔効疏之病已也乃蒙見謂弭亂爲酷罷官而歸途  
寓書於兩山之主曰即如約來卒業矣明年夏乃裹糧  
束書與方子沿星源泛彭蠡過洪都遡十八灘踰庾嶺  
度峽山而來問甘泉子於西樵之墟訪烟霞之洞入朱  
明之天憇青霞之館跨黃龍步明月與叙履歷之途叩  
進修之次二子曰垣也瓘也別先生數年惟遵天理之  
訓隨處體認之功耳矣而人或以爲外也甘泉子曰然  
則體認之者誰乎外乎隨靜隨動隨寂隨感隨造次顛  
沛隨家隨國隨天下隨患難隨夷狄隨跬步之內隨千  
萬里之外無非此心中正之規天理自然之體不離乎

勿忘勿助之間握其機者誰乎心也雖然吾聞之師心  
有所往情隨景遷天理亡矣夫惟不遷故無不通通天而  
天通地而地通萬物而萬物通神明而神明通四海而  
四海且二子之來也於星源心遷於星源乎見斯乎曰  
或見之見之則不離斯於星源矣於洪都心遷於洪都  
乎見斯乎曰或見之見之則不離斯於洪都矣於十八  
灘之險心遷於十八灘乎見斯乎曰或見之見之則不  
離斯於十八灘矣於梅關心遷於梅關乎見斯乎曰或  
見之見之則不離斯於梅關矣於峽山心遷於峽山乎  
見斯乎曰或見之見之則不離斯於峽山矣夫無入而



不自得於心不離斯斯之謂體認果在內非由外也又  
曰然則登樵山遊羅浮心遷於西樵羅浮乎而見斯乎  
曰吾心不遷矣吾亦不見矣吾見夫子之真而相忘矣  
凡三閱月相與逍遙乎九十六峰之巔四百三十二峰  
之上嗒然內外之兩忘也而凡息存之覺道義之門天  
地宇宙變化之通口可言者不靳於言至於不可口授  
而可心授者默然以神相通而已思曰睿睿其通也孔  
子曰未之思也夫何遠之有二子之歸其有思乎思羅  
浮即羅浮矣思西樵即西樵矣思予即見予矣思真予  
即見真予矣惟中思也故能無遷而無不通語曰見堯

於羨見堯於墻言神受也是故其可言者口授也其不  
可言者神授也耳得之者口授心得之者神授口授者  
人之道也神授者天之道也人之道可賢天之道可聖  
二子行矣尚其思之歸以告諸六縣四方道會之同志  
者

### 陳子至言序

其泉子曰夫至言何爲者也言之至者也輯白沙陳先  
生之言之至而爲之約以示人者也曰言何以爲至也  
言由中出者也本乎其自然者也白沙先生之言也曰  
夫道以天爲至言請乎天曰至言人請乎天曰至人必



有至人能立至言堯舜周孔其至矣下此其顏孟大賢  
歟水也伏讀先生之書若文若詩無慮數萬言曰博矣  
哉如天之無不覆也如地之無不載也獨懼夫學者讀  
其書誦其詩而未必知約也乃命門人鍾周輩輯其要  
約以便初學之覽將以及說約也凡八卷二十四章古  
林何子見之曰宜題曰陳子至言蓋本諸先生之語也  
易曰大人者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與四時合  
其序與鬼神合其吉凶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  
人誥天也夫斯之謂至人白沙先生自然之學非斯人  
之徒乎書曰無偏無陂遵王之義無有作好遵王之

無有作惡遵王之路無偏無黨王道蕩蕩無黨無偏王  
道平平無反無側王道正直會其有極歸其有極曰皇  
極之敷言是彛是訓于帝其訓言誥天也夫斯之謂至  
言先生輔相皇極之言非撰乎或曰何哉子之阿于師  
也擬倫之過大也曰非敢爲大也道一也夫道一而已  
矣何其大天一而已矣氣一而已矣人一而已矣庶民  
于帝其自然一而已矣白沙先生自然之學與天一也  
奚其大或曰子之言自然是吾之惑滋甚夫然則老莊  
先得之矣曰老莊人爲之私也奚其自然子謂天地之  
德日月之明四時之序鬼神之幽于帝之訓非自然乎



先生之言不用安排非自然乎昔者橫渠張子曰人知道爲自然而不知自然之體明道程子曰用智則不能以明覺爲自然又曰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元無絲毫人力夫無人力者自然之學也皆灼見夫至道者也奚其惑是故君子能見自然之體而自得之是亦至人已耳言發乎自然渾乎與天無作是亦至言已耳遂謂九山湯子暨寶潭鍾子諸子曰君等深知乎石翁自然之學之言乎吾將與子相勉乎至人之道入至言之訓默而成之以歸於無言然後爲至學也孔子曰予欲無言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夫無言者教

之至也作至言序

廬陵黃氏總譜序

廬陵黃氏總譜何爲者也琴岡侍御之所爲作也以致愛敬於其三族者也琴岡子嘉靖戊申奉命代巡于廣之東廣之東之士之軍之民戴焉明年暮春瓜期已及自端州以書來徵文曰如桂故婺人也唐肅宗時祖曰顯升者以事來廬陵遂家于北鄉菰塘是爲始遷之祖三子曰楨曰杞曰梓楨又曰嵩徙義城最蕃衍後登正德甲戌進士爲御史爲督學貴州者曰國用又領鄉薦者曰涇曰國周曰國奎曰時康則皆義城之族也杞居



館前則自爲館前之族也梓仍舊居菰塘九世孫曰百三贅居官塘由人才入選曰應瑞爲郡同知曰文貴爲南京光祿丞至如桂登戊戌進士爲今官乃菰塘之族也夫四居共爲三族三族出於一祖故譜之作蓋欲萃其離而合之一其道何居幸惠文于譜首以光焉其泉子曰以吾觀於譜而知大道之易易也夫萃聚人心莫善於譜其與人心致化理亦莫善於譜而文詞不與焉夫四居之族出於三祖一體之傳也四肢之分也三祖出於初祖一人之身也一人之心也知一體則知尊祖矣知四肢則知敬宗矣今夫一人之身刺之而心知痛

一肢之癢而心知爬可以一人之心而不知愛敬其一身四肢之所自出與同出乎是故達者觀其譜固焉思過半矣夫譜有縱觀焉有橫觀焉縱觀之則自吾身而吾考而吾祖而吾曾高始祖一人之身也而尊祖之念油然而生矣橫而觀之自吾身之肢而吾兄弟之肢而吾從兄弟之肢而吾再從兄弟之肢而吾三從兄弟之肢以至於始祖一人共體同胞之肢而敬宗之心油然而生矣善哉歐陽氏之譜乎後世善歐陽之譜而效法之者不知其幾百千萬億家未聞其人皆永叔也而永叔獨以文章功業勝則夫譜之勝果在人也不在譜也



或曰永叔固琴岡子之郡人也琴岡子得於流風餘韻者必多矣其泉子曰夫琴岡之文行功業所得於六一者固多若夫稽諸嶺南行事發奸摘伏洗冤澤物未暇枚舉至於率先族子作會惜陰惓惓然思以大振白沙先生之學追濂洛閩閩之軌以入孔孟禹湯文武堯舜之大道計其所就足以超駕六一以託斯譜於不朽者有餘裕矣如水也區區之文詞言語間豈足以光勝名譜哉姑以序諸首使知開卷斯譜當作如是觀

送沈生希周還泉州詩序

閩之晉江覺齋子沈子希周大易甕牖繩樞之子也薄

生人之產而不治陋決科之學而不爲貧窶自其獨其志追古聖賢人而從之居晉江之郭晉江之郭之內外之士人化其德而從之旁郡省之士人聞其風而就焉沈子曰未也戊申七月浩然策杖手携一囊不從一僕不遠數千里北游於江浙在紹興則學于紹興南歷吉安則學于吉安踰大庾嶺則學于穗城諸賢之館晚造天關拜執弟子禮居學于精舍久之乃一日大悟勿忘勿助之間之指體認天理之學自然之妙乃盡棄其學而學喟然嘆曰至哉聖人天地之道之大也不可以一曲觀矣乃今吾得此生矣或難之曰子之於素學者不



亦失所守矣乎希周笑而不答或解之者曰非然也昔者子貢謂夫子焉不學而亦何常師之有此可以見聖人之心胸如天地之廣大矣天地之廣萬物洪纖具焉必兼該無遺夫然後天地聖人之道備是以夫子無弗學無常師三人行必有我師所以盡道體之大全也漢儒則師專門名家如人入重屋之下安能見天地四方日月星辰之廣博哉希周遊學江浙之間晚乃於其泉翁有悟焉其視一拜于師終身不易雖平生瓣香敬爲南豐者亦不免如漢儒之專門入蔀屋以自蔽而不見天地四方也然則希周其賢矣哉希周初期居學三年

家書屢促之乃歸畢葬事期明年復來卒業焉別於其泉子其泉子曰子別矣致一則不別萬里如同席一者何也心也心一則天地同氣萬物同體宇宙同家羨壻見堯自見自堯也何別之有獨記黃山谷詩云春糧出求仁足跡彌宇宙歸來坐空室萬事不改舊希周之歸也其以自警自力自得之哉母爲山谷所誦也天關諸友爲之歌詠餞送于野其泉子爲叙別識而不忘相與云

新安洪氏通譜表叙

其泉子言之曰治族莫善於譜譜莫善於表表也者表



也表其愛敬之心也夫表縱觀之自吾身而吾父而吾祖而吾曾祖而吾高祖皆一人之身也能勿愛乎橫而觀之自吾身而吾同父兄弟而吾同祖兄弟而吾同曾祖兄弟而吾同高祖兄弟皆一體之遺也能勿敬乎敬斯愛之矣是故觀於譜表愛敬之心油然而生矣家家有譜表人人愛其親敬其長而天下治矣侍御覺山子洪子曰垣也自溫而歸念諸族散漫與叔父熺議脩新安洪氏通譜蓋念新安同出一祖者也則何如曰然然則族族皆孝友矣曰其中多有異姓承繼名分往來已定衆以爲非族宜削之削之是矣然經今年遠別無所

一已遠絕此心未安則何如曰心未安即非理也矧或危物與四海兄弟又何外乎夫父則難變衆則不易變變之違祖也又曰舊譜多有子孫爲祖宗立傳述稱先美此固足以垂教然不無子孫分別祖宗善惡之嫌則何如曰譜傳古有之歐陽六一之例也不可無傳則借文人爲之夫何嫌曰且隱逸之士所存行實猶或相稱至於曾已出仕無大可稱者每每過爲誇揚是非紊淆及增僞妄則何如曰無是美而稱是誣祖也其近有是美則善善之長也夫何傷曰意者止於始祖經綸公及菊坡香庭諸公有詩文事狀可證與尚書恭靖公官



爵尊崇無過者仍舊存其傳其餘雖小善微官止於世  
系名下註之如何曰未可也賢不賢皆祖也是祖皆有  
譜傳一款之下註之惟其詳於賢而畧於非賢隱惡而  
揚善可也又曰或世系是矣而富盛之族乃以其貧賤  
外之則何如曰外之是外祖也曰至於門庭未立家教  
未善者則又以其富庶收之則何如曰收之是也以其  
富庶收之不可也曰築舍道傍衆言淆亂請折諸聖焉  
牟泉子曰孰折哉折諸理而已矣折諸心而已矣因爲  
本諸其心之孝友之同然者必然者不得不然者叙而  
歸之以爲通族告以定衆志以篤恩義云

禮樂經叙

叙曰補樂經何爲者也傷聖遠言湮樂經之缺而擬補  
之也樂記其傳也經亡而傳存猶幸告朔之餼羊也然  
而論其義理而遺其度數則樂之本廢矣夫禮樂一道  
也二禮之缺吾已正之經傳矣樂經之缺自吾四十而  
致意焉夫禮由心生者也樂由禮生者也禮主序樂主  
和序以致中和以致和序生於心和暢於外則樂樂則  
生矣生則惡可已也惡可已則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  
之手舞足蹈樂所以盡神也以格神人以感上下以位  
天地以育萬物夫育物感格治之至也古之極也故古



之明王之治天下必興禮樂三代而上以至黃帝堯舜之治皆由此道也漢唐而下治不如古非其人物之異也以禮樂之道廢焉耳夫禮之起在節文矣節文者禮之經也樂之起在度數矣度數者樂之經也節文者升降揖讓之謂也度數者律呂聲音之謂也予年耄耄矣幸天數之未盡撫素志而未酬乃在西樵隱居無事間取諸家律呂之說而竊損益更張以文之擬爲古樂經一篇而以樂記諸見於載籍者列于後以爲之傳焉經以定其度數傳以發其義理而樂其可知矣有聖君賢相欲興禮樂者必於是乎有取焉雖然此其大畧也若夫濶澤之則在君與相矣或曰王通續經至今爲論而孔子又有是作焉不亦取譏於天下後世矣乎曰述之也非作之也擬之也非續之也非何謂後聖有作者斯知之矣

送謝子振卿游南岳序

謝子振卿將之楚游于南岳拜別甘泉翁於天關翁曰子好游乎吾語子游曰游有不同乎曰有形游有神游有形游曰何謂形游曰形游者步趨之間如子之之楚若干程過清遠若干程過連州取捷徑若干程至茶陵訪羅子鍾乃同子鍾一泉若干程謁衡山守蔡白石謁



兵憲潘石泉若干程抵衡山又若干里入衡岳精舍登  
祝融峯以息焉此之謂形游也曰何謂神游曰神游者  
心思之間不疾而速不行而至如子之思一泉即是到  
茶陵仰企石泉白石即是到衡州懷精舍上封即是登  
祝融此之謂神游也曰請聞天游之蘊曰天游者與道  
同流天地萬物同體勿忘勿助之間無在無不在之妙  
不疾不徐渾與道俱所過者化所存者神化故不滯神  
故不測無入而不自得昊天曰明及爾出王昊天曰旦  
及爾游衍此之謂天游也天神之游惟振卿自得之若  
夫形游則有可容說者吾以病戚不能詩姑書疇昔岳

游紀行之舊數闕于冊而振卿歌而往詠而歸焉庶幾  
自得之云

重刻白沙先生詩集序

夫詩文何爲者也曰人之言爾也言者心之聲也是故  
人不能以無心有心不能以無言有言不能以無音有  
音不能以無章言之有章章而暢者文也言之有音音  
而律者詩也皆心之聲也是故其心正者其言淳其心  
和者其言順淳和生於心而達於言故曰仁義之人其  
言藹如也忠信之人其言確如也皆心之爲之也白沙  
先生之詩文其自然之發乎自然之蘊其淳和之心仁



義忠信之心乎夫忠信仁義淳和之心是謂自然也夫自然者天之理也理出於天然故曰自然也在勿忘勿助之間胸中流出而沛乎絲毫人力不存故其詩曰從前欲洗安排障萬古斯文看日星以言乎明照自然也夫日月星辰之照耀其孰安排是其孰作爲是定山莊公贊之詩曰喜把炷香焚展讀了無一字出安排以言其自然也又曰爲經爲訓真誑識非謝非陶亦浪猜蓋管錄也夫先生詩文之自然豈徒然哉蓋其自然之文生於自然之心胸自然之心胸生於自然之學術自然之學術在於勿忘勿助之間如日月之照如雲之行

如水之流如天芭之發紅者自紅白者自白形者自形色者自色孰安排是孰作爲是是謂自然曰或有疑白沙先生自然之學爲禪然乎曰先生之量廣矣大矣蓋觀之天地乎天無不覆地無不載而妍蚩無所不容故其詩文或借用佛老之言而不自以爲嫌人遂以爲佛老然則孟子舉陽虎之言亦謂爲陽虎可乎語曰癡人前不得說夢卽以爲真矣觀先生之詩曰人不能外事事不能外理二障佛所名吾儒寧有是又曰託僊終被謗託佛豈多修弄艇江門月聞歌碧玉樓其先生之真乎大巡蕭友山先生於百官萬物叢冗之餘而能追慕



白沙先生之風既修廣城書院將撥田以供祀又求真像刻全集以愛慕表揚之則友山之所養可知矣孟子以友天下之善士爲未足又尚論古之人誦其詩讀其書知其入論其世是尚友也友山其尚友哉友山聞之曰非予之能也蓋聞吾鄉先達高三峯司徒昔也巡于廣亦嘗修書院于茲矣吾有慕焉而爲之也刻工將成介司府來謁序于卷端予惟自然之學固先生始已命水矣乃不辭而謹序之俾後之開卷者當作如是觀

釐正詩經誦序

詩何爲而釐正也甘泉子曰釐正夫淫詩與釐正夫

序之淆雜者也曰其釐正夫淫詩何也曰非釐刺淫詩也夫子去淫奔詩也淫奔之詞不可存於經也此必夫子已刪者後儒復取而雜入焉者也夫子曰吾自衛反魯而樂正曰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無邪者正也故雅頌之詞與刺不正者刺淫奔者皆正也故曰去鄭聲鄭聲淫淫奔之聲不使留於聰明然後可以畜其德也若夫淫奔之詩所謂導欲增悲者何德之畜夫古之詩皆樂章也奏之鄉黨焉奏之閨門焉奏之邦國焉周子曰樂詞善則歌者慕淫奔之詞果善乎可慕乎果可奏之鄉黨閨門邦國乎是化人以淫也其大不可也



此夫子之所以去之獨存三百篇爾也一日詩三百二  
曰誦詩三百逮其孫安國亦曰三百今乃三百一十篇  
其一十篇者殆非夫子所刪去淫詩好事之儒復取而  
混之爲三百一十者乎其云懲創逸志刺淫則可淫奔  
之詞則不可是化人逸志以淫也曰吾子之去之有據  
乎曰有之詩書不可盡信者多矣書有僞秦誓有汲冢  
周書或今文有而古文無或古文有而今文無武成猶  
待乎考定孟氏止取其二三詩有逸詩有有其聲無詞  
者斷可知矣其釐正小序何也曰小序者如今人作詩  
者必先有序于前爲某人某事爾也詩之大序孔門第

子子夏以夫子之意爲之其曰國史明乎得失之迹國  
史謂小序也其時近故其記事也切與後之生乎千百  
年之後而憶說乎千百年之前者不亦異乎故論詩者  
必以小序爲正然其中有數字後儒雜入者然亦寡矣  
釐而正之使序純乎古則序正序正則詩正矣然而必  
曰誦詩者何也曰不聞孔曾思孟之指乎不聞程氏之  
指乎孔子曰誦詩三百未聞讀詩也孟子曰誦其詩未  
聞讀詩也詩曰綿蠻黃鳥止于丘隅則止曰於止知其  
所止可以人而不如鳥乎耳矣詩曰天生蒸民有物有  
則民之秉彝好是懿德則曰爲此詩者其知道乎故有



物必有則民之秉彝也故好是懿德耳矣此孔子之誦詩也詩曰桃之夭夭其葉蓁蓁之子于歸宜其家人則曰宜其家人而后可以教國人詩曰樂只君子民之父母則曰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此之謂民父母云爾此曾子之誦詩也詩曰鳶飛戾天魚躍于淵則止曰言其上下察也詩云維天之命於穆不已則曰天之所以爲天也於乎不顯文王之德之純則曰文王之所以爲文也此子思之誦詩也詩云旣醉以酒旣飽以德則曰言飽乎仁義也詩曰經始靈臺經之營之庶民攻之不日成之則曰文王以民力爲臺爲沼而民反歡樂

之詩曰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則曰言舉斯心加諸彼而已此孟子之誦詩也程明道於詩不用訓說惟加一二吟哦上下以養其性情故於瞻彼日月悠悠我思則曰思之切矣於道之云遠曷云能來則曰歸乎正也此明道之誦詩也吾取以爲法焉誦也者吟哦咨嗟之謂也吟哦之不足則咨嗟之咨嗟之不足則長言之樂發於中形於言樂則生矣生則惡可已也惡可已則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手舞足蹈者樂之事也此詩之教所以爲樂之章而德之所以成也愚聞之師曰有疏微言塞今之讀詩者滯其心於訓詁之間玩物



喪志果可以成德乎果可以達於政使之四方而能專對乎果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群可以怨邇之以事父遠之以事君乎諸皆誦詩畜德德之成而詩之大用也愚生千載之下悵斯文之不明於每章之下作誦語數字以備學詩者吟哦咨嗟而得之以成盛德而達諸大用也其朱子之訓詁則旁註於逐句逐字之中可以釋訓足矣蓋以省學者誦習之勞玩物之病也而凡朱子賦比興之指及其傳說則存之于後不敢易焉何居朱子詩傳於諸書爲尤善也故不敢易焉若夫所刪十篇之什則以淫奔之詩旣去不能什也或曰然則予之取各

篇題小序置於每篇之首何居曰倣文公以國風周南之說于篇端使誦詩者一開卷閱篇卽知作詩之義也

精選古體詩自序

甘泉子三十遊江門傳習之餘端默無作先師石翁謂之曰子何不學夫詩以應世則對曰水也見唐宋以降人作近體律詩非惟虛費精神工作對偶又去三百篇愈遠矣水其作古體乎猶爲近之翁曰可也然愈難矣竊惟難者難於古淡乎詩者心之聲也古淡之聲由心之古淡爲之也古則凡近之心釋讀之者亦釋淡則躁妄之心平讀之者亦平同聲相應同氣相求夫心也



氣也聲也一也是故作詩者氣如其心聲如其氣誦詩者因聲以感氣因氣以得心千萬世之遠誦其詩者可  
知其人故詩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群可以怨不可以興  
觀群怨不足以言詩比之俳優學人言語烏足以動人  
哉何以知其人哉為古體者非特詞氣之古淡心亦古  
淡焉服堯之服誦堯之言行堯之行久之亦堯而已矣  
服桀之服言桀之言行桀之行久之亦桀而已矣可不  
慎擇哉故水也自茲以來必作古體古淡之心存於中  
而發於外一去對偶綺麗之習近體之聲氣不使留於  
聰明恐其凡俗躁妄之心入之矣今老矣於古體之中

積累繁多乃命門人選其尤者得三百餘篇寫而藏之  
以備觀風者采焉以為教云

慕陶胡先生漫稿詩序

甘泉子曰詩之作何為者也詩其承也言承其志而發  
也發由中出也感於物而中發故沉吟焉沉吟之不足  
故嘅嘆之嘅嘆之不足故咨嗟之咨嗟之不足故長言  
之此詩歌之所由作也書曰詩言志是故其志剛者其  
詞燥其志柔者其詞濕其志正者其詞平奸人之詞險  
幽人之詞淡仁義之人其詞藹知也百世之下誦其詩  
者可以知其人不足以知其人者非詩也剽竊模擬他



身文集卷之十七  
序  
人之陳言也故詩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群可以怨不足以興觀群怨者非詩也無用之虛車也甚哉詩之難言也故有詩可以顯人者焉有人可以顯詩者焉有大序可以顯詩人者焉三百篇之詩多里巷嗇夫婦人之作人非顯者也而其詩列爲六經垂訓萬世謂詩之顯人非耶宋之大儒人則顯者也其詩之音律未必協唐唐人未必取之然而後世好之如膾炙人誦而家錄之謂人之顯詩非耶吾郡節府胡君鏡水之尊甫慕陶先生有詩八卷題曰漫稿予嘗得而讀之字順文從如敲金擊玉聲韻鏗然其詩足以顯人矣天豈去此哉任真無

所先此非淵明詣道之詩乎夷考之行幽人之貞不事進取陋彼折腰固也率其自然任真不先乃慕陶而陶者也其人足以顯詩矣觀者當自知之節府君因鄉知岑子石臺梁子蘭汀屬序於水凡三四至焉期於必得水非子夏之倫大序之作而以詩人顯者也顧以伏生之年九十之朽言語支離之際尚可言文乎哉三辭不獲乃勉強破戒徒以俛從二賢之懇副節府顯親之意僭書卷端歸胡氏寓慕陶公以爲何如耳知不足以顯詩人然人與詩亦固不賴之以顯揚者也謹序

淇子知言自序



其泉子既作非老子折衷楊子矣而名曰知言何居曰  
吾知言吾之事也吾庸暇闢老子楊子乎哉吾之爲學  
入門第一義也孟軻氏曰我知言我善養吾浩然之氣  
夫知所有而後養所有夫知言而後養氣有所措後之  
云集義有事者此也夫知言學者之事也知人成德之  
事也今始言爲學而遽及知人之事不亦躐矣乎孟氏  
知言曰詖辭知其所蔽淫辭知其所陷邪辭知其所離  
也故詖辭能使人窮以言乎詖淫邪遁之所能蔽陷離窮乎  
人心離遁辭能使人窮說者乃以謂於詖淫邪遁之

辭而知其心之蔽陷離窮是知人之事也夫論學之初  
不暇自知而遽能知人乎哉夫不爲詖淫邪遁之所蔽  
陷離窮則吾心義理昭然呈露養氣以有之於已焉而  
聖學之功用畢矣嗟夫老子道德經流傳至今上下數  
千年而莫知其非聃之爲者矣楊敬仲之言浸淫數百  
百載神授之下年垂九十恐一旦身先朝露而萬世之  
人受其蔽陷離窮之禍而不自知所謂以學術殺天下  
後世者寧有涯哉吾爲此懼誠有不得已焉爾誠有不  
得已焉爾噫



贈平川子郭子還泰和叙

門人有問甘泉子曰聞之學也問也思也辨也行也其聖功之五竅通乎道也然乎曰然曰如五星齊明也然乎曰然曰學問思辨行之不達必達之弗達弗措也世豈有斯人哉曰有若平川郭子者有之焉於有所不達達之其類有泚其窮到底不但已焉曰如斯而已乎曰然也而有五至焉學而無學學之至也問而無問問之至也思而無思思之至也辨而無辨辨之至也行而無行行之至也曰五竅五星則吾既聞之矣若夫五至則吾未之聞焉曰五至一至也無不在而無在中正之學

學之至也無不在者精義之奧無在者存神之妙故曰至誠無息不息則久久則徵徵則悠遠悠遠則博厚博厚則高明博厚配地高明配天悠久無疆其聖矣乎平川子告歸故以爲平川贈平川何以處我諸同志聞之各有贈處以附回路二子之義云

天關十郡同志大會錄序

皇建有極三十有八年大比之期吾廣十郡七十四州縣應試之彥同集于省城館長高明前樂安尹羅君念山乃自以爲任曰一中忝先生門下領袖以書告于多士如昔京師三年大朝會于靈濟之觀者以八月廿四



日之暇各以分願赴天關宣心性圖說講孟子致良知  
良能達之天下章鄉士夫之賢者十郡之彥各以分願  
翕然景從其聞風而來與者石城司訓鄧君仰嵩其聞  
風而來未及者南庠司訓唐君某也各定坐其泉翁以  
九十三耄頽然默坐至于東南講書宣圖說既畢禮酒  
七進三詩既歌琴瑟埙篪迭奏諧和人人歡喜充然若  
有所得其泉子颺言曰諸賢皆東南西北之人也何以  
翕然而來哉市有利人皆趨之朝有名人皆赴之是會  
也非名非利其必此心之同然如不得已者耳何獨曰  
聖東海有人焉同此心也西海有人焉同此心也南海

北海有人焉同此心也同心者同此理也心之所同然  
者理也是故人皆可以爲堯舜矣諸賢其各以堯舜自  
期有在任者可以善職里居者可以善俗登科者可以  
善藝朝廷正而天下治念山子振起斯文之功於是爲  
大因各列其職名鄉貫爲大會錄各分一冊以爲別後  
之思以不忘嘉會云其泉子喟然嘆曰詩云聞于詩考  
遐不作人念山子以其壽壽斯文於無窮者哉存之以  
爲後科之張本



其

其

昔與也吳楚人請西以游其各以乘輿自  
此誠肯入其山也同以昔山出野也心之流同然

泄甘泉先生文集卷之十八

記

遊西樵記

弘治己未秋予與張博之鄧順之趙景鳳約遊西樵而  
五羊李子長者聞之偕李天秩先候予鄧氏未及面賦  
詩而去比予至鄧氏而諸與約者皆無在矣獨與鄧誠  
之順之鴻張三君者乘月泛舟而西及旦抵山麓遂同  
三君者由斜徑攀躋而上登絕岨履崇崖如乘雲步空  
中下視可憐又扶向上而過所謂翳門關者關之內有  
泉潑然流石上泉夾兩山之間山迴泉折注為石潭潭



之深淵若不可測相傳嘗有好事者墜綫下之莫知其底云逾潭之西又行數十步得瀑布泉飛流映空自以爲絕觀矣諸君曰未也又却行西北轉數百步過山家數處有石泉冷冷觸目皆可念又前則呀然而谷豁然而洞居人或散或聚咸植鋤來觀職職若有驚駭者將夕遂止于寶峯寺宿焉明旦又來所謂錦巖者觀之其中惡濁曖昧不可入遂觀小巖有泉由巖端粉飛而下卽又穿林而東行二里許得一谷焉中虛而旁圍有三泉逸其側二十二峯倚其後予嘆曰此卜居之勝處也順之鴻張遂往觀之徜徉而不能去者久之噫亦竒矣

予自少時已聞羅浮西樵之勝而西樵者多竒偉怪誕之稱令人緬思其境如在天上而西樵獨無與焉丙辰春予與嘉魚李世卿遊羅浮登飛雲縱觀夫所謂黃龍朱明之勝而西樵之景殆或倍之又况予之所得於西樵者十未能一二也耶吾以是知天下之山水勝者不必名名者不必勝高者不必高而深者不必深也惟吾耳目之所得精神之所通而未始有窮焉由是以往殆將與夫造物者游於無極則夫天地之間高深上下之妙莫非吾之所有而與之相爲無窮也又豈但如西樵而已耶八月二十六日甘泉居士湛某書



雲澗記

雲澗居士居于龍山之雲澗者七十有六年無名子往過焉居士方趺居而長吁仰而雲油俯而澗流徜徉乎優游其樂休休無名子嘆曰嘻子之樂若是乎外也方雲澗之變也爲白衣爲蒼狗行乎太空歸乎無有流而爲川止而爲澤風而爲濤石而爲激于斯之時子樂何居焉然極萬變而莫非象也居士曰吾將忘吾樂而學乎學卷舒於雲學行止於澗以游乎無心何如無名子嘆曰嘻子之學若是乎跡也方雲澗之變也雲或雨而爲澗或蒸而爲雲于斯之時子學何居焉然極萬變

而莫非教也居士曰吾將舍吾學而觀乎觀雲之降觀澗之升觀二氣變化之精以游乎無名何如無名子於足莞爾而笑曳衣而歌歌曰鳶飛于天魚躍于淵仰觀俯察無極無門遂去不復有言

敬止園記

敬止者繫桑梓而非止桑梓誠也蓋取諸詩武緣人李廷澤既謝北山丞歸課二子藝園命之曰嗟爾小子瓊壁智及一年而不藝殺可乎曰否智及十年而不藝不可乎曰否智及百年而不藝人可乎曰否曰人徒知殺而不知木知木而不知人可謂智乎曰否咨爾瓊壁



必樹吾桑與梓母敢弗敬必樹吾萱母敢弗敬必樹吾  
栝若橘母敢弗敬必樹吾棠棣母敢弗敬必樹吾竹以  
松母敢弗敬廷澤之逝十年矣木且漸漸矣璧瓊履其  
園撫其木慨曰夫親手澤而不思其親可謂人乎承親  
之遺而不能繼可謂孝乎故吾見桑梓必思所衣被我  
也材噐我也見萱必思所諭吾以苦心若能膽也見棠  
棣必思所示我弟友也見栝思同味也見橘思遺吾以  
木奴也見松竹思遺我以益友示節操也敢不敬乎迺  
召群從廝牧而誓之曰凡我後之人斧斯木者如戕親  
之罪傷斯木之枝者如折親之支并泉子聞之曰孝矣

言敬其親以及其所樹况其親乎夫然後可謂之子夫  
然後可謂之人璧拜曰不肖孤承先志以有成舉於鄉  
宦於中土十年矣迺今始聞藝木得藝人敢不籍簡以  
訓

### 新會縣重修子城記

正德丙子三月甲子新邑尹臨桂徐侯建夫復子城越  
二月告成延袤一千七百丈高八丈城山水各因其地  
爲外濠爲內馬道爲門爲鋪爲水閘稱之凡用牡蠣之  
事若干木石之事若干是役也費出而官不與功成而  
民不勞初侯蒞邑之三年覽地圖而嘆曰嗟乎美哉山



河之勝北有圭峯南有崖山東有江門西有金牛後連  
 高涼廣右之區前通邊陲海島之舶故有備則為我之  
 險矣無備則為賊之衝矣文學諸生林紹光等進曰昔  
 我方伯陶公魯方丞是邑懲西賊焚擄之慘圖諸白沙  
 先生而子城肇建民再賴以拒賊明公其有意於復乎  
 侯謂劉大行文瑞曰今子城古之郭也郭以輔城城以  
 輔郭不脩斯無城矣城不固斯無民矣無民者謂  
 無城者謂之危危與虐其何以為民之父母吾將  
 移焉或曰其遺址久奪于豪右則若之何曰豪右之奪  
 利其地也棄城與賊妻子不保其何地之利或曰其瀕

江狃于市民則若之何侯曰市民之安之逐其利也棄  
 城與賊身且不保其何利之狃是故一令而民從矣於  
 是鄭戶曹銘曰保障有衆其在茲乎施縣尹用曰萬世  
 之防其在茲乎余侍御敬曰侯之功德其在茲乎故無  
 輔城則舉城外之民而棄之矣侯之保民如子也其在  
 茲乎史若水聞之曰諸君之說誠然矣而輔城之外之  
 民其將何所賴不亦舉而棄之乎故吾聞之大夫以四  
 境為郭諸侯以四隣為郭天子以四夷為郭以四夷為  
 郭者天下無棄民矣以四隣為郭者舉國無棄民矣以  
 四境為郭者邑內無棄民矣是故君子忠信以為金湯



禮以爲雉堞義以爲樓櫓道德以爲關鑰與民修之與民守之固而勿壞是之謂無棄民之道也李推官江與余鄭諸君曰盛事也不可以不紀守千戶所苑君忠曰紀之將以告嗣守茲土者僉謀諸葉貢士尚壘來謁文明年季夏新丞周君濟速邑人何侃以鑄事請遂著于石

### 冰玉堂記

冰玉堂者東石陳子之妯潮陽趙子之從弟燁之母姚之堂也趙子以燁因陳子語于甘泉子曰夫堂也東所張子名之潮人稱之以羨姚節也夫姚也十八而歸蘭

軒君以盡妻禮克事嚴姑以懽心盡婦道育成二子以盡母儀二十四年而孀居盡女節五十而不渝遂以家昌施及其宗故冰言其清也玉言其潔也姚之德殆無媿於斯堂矣乎甘泉子曰冰之清也不曰冽乎曰然玉之潔也不曰貞乎曰然清而冽潔而貞婦節乃成嗟乎陳子而未能盡物之情又焉能盡人之精而徒知斯人無媿於斯堂吾恐斯堂之名不能無媿於斯人也陳子惑焉問焉甘泉子曰冰之清矣冽矣然而有時而解者矣姚之節可以解乎曰否玉之潔矣貞矣然而有時而或磨者矣姚之節果可以磨乎曰否然則凜乎其冰之



不足以爲清整乎其玉之不足以爲潔吾恐冰玉猶媿於斯人也嗟乎張子未能盡人物之情又焉能盡天地之精陳子曰高矣美矣吾未之前聞也請爲記以貽于趙氏

修復李忠簡公海珠祠像記

正德十有二年三月之望庠生甘生劉生陳生拜進其言于憲副汪公曰學相朝紀時惟小子罔聞知嘗交于李忠簡公文溪之孫庠生達元獲講其世蓋公世系在譜牒勛業在國史文藝在本集罔敢有攸述仰惟公之懿德大節發身鼎科立朝以正追斥安石乞正儲貳去

之之奸引裾抗疏劾盧董二宦落職而不悔曰忠喪其親築室終制于墓若終其身累詔不起曰孝乞歸制心服清獻之喪立師傅之道曰義幕于汀奮身諭賊以其守免贊閩清獻縋城入諭賊壘出白刃下却摧鋒之變而遠之廣郊曰勇提舉于閩捐俸賑饑活人之命守贛置常平罷官酷嚴保伍以爲民安曰惠屢進屢辭早能以身退曰廉夫斯六行者君子之所以立身也忠簡備焉足爲生人之表固宜里置血食焉以彰鄉先生之道况海珠公之築也而下帷之地也其寺田公所置守也其祠置洪漕使從邦人之請也今也乃反忘本而浮



屠焉徒據甚非所以繼往而示來仰惟明公風化是務  
復菊坡祠于南庠增飾文山祠于五坡學相朝紀等誠  
不揣冒昧以言惟明公其圖之公曰鉉職也何辭乃撤  
其居而新之肖其像而安靈焉數百載之廢墜一朝而  
復于是陳侍御言扁顏之毛侍御鳳請典祀之黃僉憲  
昭申董之劉憲副伯秀資助之王僉憲大用設門役以  
守之魏太守廷楫先後贊襄之祠以地主寺以祠存復  
信也三公曰事已不可無記記必於湛子或謂觀吏部  
進士韜亦曰必於湛子若水曰義也吾其可辭郭太  
師總戎勛曰子其無辭焉吾謹有供麗牲之碑督舳舻

太監榮至則曰復舊以明義也因為加飾之嗚呼茲  
非忠簡公六美之實先得乎人心之同然而能起人心  
於百世之下不期同而同然者乎祠成公像儼然臨之  
在上於是奸邪之臣觀之將愧其忠薄子觀之將愧其  
孝師友操戈者觀之將愧其義懦怯于難者觀之將愧  
其勇殘剝之吏觀之將愧其惠貪進而無耻者觀之將  
愧其廉而後之忍心於廢興者觀之將愧修復之諸君  
子也愧之何如修之而已然則是祠也其立教之本歟  
因為迎送神祠三章俾歲祀而被之樂歌鼓之舞之以  
盡神曰悵靈寒兮多修服六美兮孰儔燦雲漢兮以為



其泉文集卷之十八  
章招箕尾兮與同遊儼容嫺兮多姱永貞則兮服休靈  
不來兮余愁悵獨立兮中洲右靈之來兮駕玄武乘北  
風兮下土先朱鳥兮前驅右蒼龍兮驟白虎薦溪毛兮  
玄尊明德馨兮簋簠呼天具兮總干紛江靈兮起舞右  
日窅窅兮西沉雲冥冥兮羸陰四無畔兮莫抗靈胡去  
兮駸駸悵獨立兮容與羗神往兮形存猗神往兮玄武  
服兩驂兮入桓門瞻雲錦兮悅象將天飛兮莫予遺言  
慨莫聞兮予顧馮夷鼓兮填填右正德丁丑某月某日  
重修四會縣儒學記

惟正德辛巳季秋四會學教諭林君啓與其僚成君儉

蔣君球以李生潔因其兄嘉隆雅於甘泉子來西樵言  
曰惟茲學治舊在於金岡惟宋咸淳遷茲城陽厥制惟  
備惟久乃壞惟正德戊寅進士永新蕭君樟來尹茲邑  
惟憲僉金華陳公正之來講武事胥視文廟疇咨百廢  
胥興捐金修之別駕平湖潘君鷗暫攝助之惟殿廡堂  
墀修厥毀惟齋號門井修厥缺惟泮橋修厥圯惟豆籩  
簠簋修厥制乃輪乃奩乃瞻乃奠乃遊乃處乃以興學  
惟子乃學之宗盟惟子是識是訓甘泉子曰學一而已  
矣知陳公因武修文之義斯可與語學矣知諸君修學  
之義斯可與語道矣夫道一而已矣夫學修之以復乎



道而已矣是故聖人修道以成天之能君子修身以復  
已之命故古之學者本乎一今之學者出乎二二則支  
支則離支離之弊也久矣故夫文武二而天下無全材  
矣豈惟文武爲然才德二而天下無全人矣豈惟才德  
爲然體用二而天下無知道矣豈惟體用爲然知行動  
靜二而天下無善學矣豈惟動靜爲然德業舉業二而  
天下支離甚矣非其本然也孟子之時其楊墨矣程子  
之時其釋老矣故自支離之說興而儒學壞矣儒學壞  
而天理幾乎息矣嗚呼李子而知學之壞而不知儒者  
之學之壞也原本及末故知合一之說則可以化舉業

而知道矣或問何謂合一曰執事則敬作字則敬吾聞  
其語矣未見其人也故學在修其二而復之一而已矣

### 樵雲記

甘泉子既退居於瀛洲之濱則與漁者侶久之又去而  
隱於西樵之洞則與樵者侶或曰子於漁樵也則奚擇  
焉甘泉子遽然曰吾何擇吾爲漁乎爲樵乎吾將擇樵  
矣或曰子之擇於樵也何居甘泉子曰吾何擇乎哉吾  
擇仁也而得吾心焉斯已矣或曰然則漁者之非心歟  
甘泉子曰吾戚焉夫漁也者魚也漁魚也今夫魚喜則  
躍漁躍則喜喜得也利殺也克是心也則焉往而不爲



其集文身卷之六  
殺焉往而不爲利故吾疑自古無仁者矣然則聖人之  
制網罟非歟曰兵戈之設戒暴也義也而因以殺人仁  
乎故禹之泣罪湯之祝網網罟之設聖人以制義也而  
因以爲利可乎夫樵也者樵也樵樵也木樵則蘇斧斤  
以時天肅亦肅得人之理應天之運與地之宜奚利焉  
奚殺焉其仁者之術乎曰如斯而已乎曰未也猶少利  
獲也其樵諸雲乎故卧則雲卧立則雲立衣則雲衣餐  
則雲餐爲雨爲風爲青爲黑爲白衣爲蒼狗變態更乎  
吾前吾與雲相忘於無心也吾朝則披簑而去暮則蒲  
擔而歸故吾與雲皆化於無心而得與不得皆無心是

以無心者天地也仁之術也故漁不若樵樵不若樵雲  
術不可不擇也他日古岡李氏子叔倫見甘泉子於白  
沙夫子之築塲曰不肖先子號樵雲惟子識之甘泉子  
曰嘻吾友洞夫弟也其先得吾之心乎遂記其說歸諸  
李氏

萬松記

萬松子隱居於餘姚四明之山樹萬松以自寄孤松先  
生過詫焉曰何哉汪子之務博矣萬松子曰吾樂焉吾  
以萬聲鳴鳴供吾耳以萬色蒼蒼供吾目以萬蔭森森  
供吾身以萬材魁魁遺吾子孫吾以觀萬物之象不可



乎孤松先生者居於無名之鄉撫孤松而盤桓萬松子反詰焉曰何哉吾子之務約矣孤松先生曰吾樂焉吾以一聲養吾耳以一色養吾目以一枝自蔭以一材自負以當太一之數不可乎他日胥以告於赤松子而折衷焉曰嗚呼孤松而知務約而不知一聲有萬聲成之也一色有萬色成之也一蔭有萬葉也一材有萬枝也何約之務嗚呼萬松而知務博而不知萬聲一聲也萬色一色也萬蔭一蔭也萬材同根也何博之務汪氏之二子惇克章皆舉進士與甘泉子遊叔憲以告焉甘泉子曰憲爾胡為乎萬一之辯也胡為乎萬一之合也先

子蓋命之矣萬一同原也可以知學矣夫松木德之中正也五德具焉故其好生似仁其後彫似義其條理似禮其不生污下似智其脂化為茯苓琥珀似神二子其學諸松焉則先子為不朽矣其為我語諸叔厚也萬松子名瑚字廷美後封為大夫然而非秦制也嘉靖元年正月十日

鈍齋記

甘泉子喟然嘆曰天下道二利鈍而已矣連城縣博陳仲文問曰人有惡鈍而好利者磨刃之鋸礪鎗之鋒以為利則何如曰利乎利者與心皆利矣曰人有惡利而好鈍者截錐之末去矢之鏃以為鈍則何如曰鈍乎鈍



者與心皆鈍矣曰然則利者其果無鈍矣乎曰有時而鈍戕斧天下之至利也物有破之矣物有缺之矣曰鈍者其果無利矣乎曰有時而利鍾杵天下之至鈍也杵能貫石曰之堅矣鍾能使鐵性之革矣是故大黠或癡大辯或愚大朴或智大魯或真賢有所不足愚有所有餘鈍也者沌也混沌全其天也木訥近乎仁也性成于天天不能使之工能工之者人也是故鈍者生於天者也利者作於人者也利者失之鈍者得之利者賊之鈍者存之母散爾朴母分爾源母汨爾天母鑿爾混沌其庶矣今夫物之初萌也屯屯爾及其發也秀而實其利

孰大焉至於人也亦然其初生也蠢蠢爾及其長也神發而智其利孰大焉是故鈍者利之本也君子之學反其本而已反其本者約其情沌其心渾其性故能與天地相似盛德大業至矣仲文曰可以銘吾齋矣夫鈍失求之野吾將以自勵且告連城者

### 浩齋記

太湖之墟有陸浩齋先生者其子澄游于陽明舉進士爲郎秋官以推崇浩齋故浩齋爲封君澄造于其泉子曰惟我家君割股以愈親行確而貌肅蓋取諸至剛不利已乎物我蓋取諸至大其名齋也以浩以養浩也蓋



取諸孟氏今茲行年七十有五而志力不衰惟吾子其  
明孟氏之學以詔于我父子吾子其惠許焉惟吾父子  
之幸有承學而齋則亦有耿光甘泉子曰夫先生居於  
斯思於斯養於斯其廣大與其流行與是亦孟而已矣  
夫心無一物則浩無一物不體則浩是故知無物與無  
物不體者可與語性矣可與語性斯可與知學矣知學  
斯可與廣大流行矣元靜曰請聞其說曰惟無物也是  
以人生焉惟無物不體也是以廣生焉惟無物而無物  
不體也是以流行生焉先生苟自孝愛其親之心克之  
無弗用愛焉斯亦無物不體耳矣其至廣與自其不利

之心而克之不有已焉斯亦無物耳矣其至大與以  
之心而克之存存不息其流行與是故至廣配地至大  
配天流行配造化至大配天其盛德乎至廣配地其大  
業乎流行配造化其悠久不息乎生盛德者存乎仁成  
大業者存乎義運不息者存乎誠合是三者存乎神君  
子體諸天地侔諸造化以成德業于無疆存神至矣孟  
氏曰養而無害則塞乎天地之間配義與道故養而無  
害則至大至剛以直而道義在矣其存神之至乎癸未

叶八

寶善堂記



寶善堂者甌寧李氏燕翼貽謀之堂也巖叟府君埜之  
堂四其在建安之徐者者有爲善堂有繼善堂在鄭墩  
者有樂善堂視寶善之義其致一也寶善堂在甌寧之  
高陽里高陽蓋古元凱之里或曰以志善也巖叟府君  
携子柎翠屏府君治之成化丙午暮春乃即工堂後負  
古冲之山前俯翠屏之嶂凡堂之基爲尋二十有四橫  
縮稱之凡爲中堂聯室爲檻者五廂以兩翼寢室如堂  
之制而小復以兩厦小稱之厥南爲書樓樓外爲圃厥  
北爲廩廩外爲園繚以周墉厥西爲門門外爲溪溪帶  
乎前是故中以象中也五以象常也以象倫也廂厦兩

兩以象陰陽也以象剛柔也廩以養也書以教也翠屏  
屏也屏外誘也古冲冲漠也皆寶善之紀也翠屏府君  
有子曰默以進士選吉士授駕部主事府君召之曰來  
爾默爾知夫寶乎默趨而問焉曰世之寶金也孰與善  
曰金可奪也善則固自有之人不可得而奪也世之寶  
玉也孰與善曰玉可無也可毀也善則天下不可得而  
毀也不可一日無也曰來爾默爾居是堂爾無念爾祖  
之德乎鄉閭之貧而樂以施與其仁爾宜寶償貸之艱  
焚券不取其義爾宜寶外侮之加遜避不校其禮爾宜  
寶轉鄧賊之黨而玉石不混其智爾宜寶駕部默時言



以問於甘泉子甘泉子曰夫巖叟作之翠屏述之既命之矣時言請益曰夫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夫義婦聽姻親睦族家之寶也君仁而臣敬賢用而民安國之寶也時言請其再曰善者道之聚也心者善之端也記曰可謂善學求其可欲焉至矣時言請其三曰無可欲善之本心也心之體也語曰明善於未可欲之前焉矣盡矣明於未可欲而後見夫真可欲者見可欲者存存焉道義出矣時言曰默也請拜受以記之

廣德州儒學新建尊經閣記

廣德州儒學尊經閣前大成殿後范文正祠左王太史

廟右集賢館而中居尊尊經也

進之如鄉于牙郊而

其址崇正也東郭子鄒子三十五年篤志聖賢之學以抗疏出翰林來判廣德于時遠近之士執經而考德者咸集焉鄒子乃構材鳩工凡六月而閣成居六經於其上而習諸生於其下凡爲閣三間六楹而列二翼于前爲燕居會之以門爲復初書院諸生有進曰敢問尊經之道何如東郭子曰吾無言焉今有辟雍甘泉子者知聖學也諸生盍往問焉遂俾方施兩生以來問於甘泉子甘泉子曰夫經也者徑也所由以入聖人之徑也或曰警也以警覺乎我也傳說曰學于古訓夫學覺也警



覺之謂也是故六經皆註我心者也故能以覺吾心易以註吾心之時也書以註吾心之中也詩以註吾心之性情也春秋以註吾心之是非也禮樂以註吾心之和序也曰然則何以尊之曰其心乎故學於易而心之時以覺是能尊易矣學於書而心之中以覺是能尊書矣學於詩而心之性情以覺是能尊詩矣學於春秋禮樂而心之是非和序以覺是能尊春秋禮樂矣是故能開聰明擴良知非六經能外益之聰明良知也我自有的彼但能開之擴之而已也如夢者醉者呼而覺之非呼者外與之覺也知覺彼固有之也呼者但

而已也故曰六經覺我者也今之謂聰明知覺不必外求諸經者不必呼而能覺之類也今之忘其本而徒誦六經者展轉喪志於醉夢者之類也不呼而覺之類也者孔子不能也喪志於醉夢之類也者孔子不能也是故中行者鮮矣是故天下能尊經者鮮矣兩生曰何居曰弗或過焉則或不及焉過則助不及則忘忘則忽助則侮侮與忽可謂之尊經也乎曰然則知之何曰觀之於勿忘勿助之間焉尊之至矣兩生遂拜而受之歸以告東郭子鏡諸石以詔多士

和州重修儒學記



嘉靖四年秋和州守分宜易君鸞鳴和以進士來蒞治  
乃謁孔子廟省學宮考圖書則喟然曰是果足以基教  
化乎仰惟夫子之道無往不在而吾和亦爲畿內周南  
首化之地矧伊諸賢過化載在圖誌宋則范堯夫以新  
法左遷游定夫以御史來守元則馬澤張克忠國朝則  
陳竒劉隆江公才咸有關創修學以興教基理我則弗  
嗣其何以稱士民之望而廣聖天子德意於是乃詢諸  
生學則若何曰基之隘陋如彼閣之未完如彼門若墻  
則如彼明倫堂則如彼又詢諸生教之興則若之何曰  
浮屠淫祠是溺回回則甚於是毀淫祠盡其材以修學

之隘陋而拓其前之地修尊經閣以迄前守之工修其  
門暨墻之傾毀者以示諸生瞻望率由之的坊牌於明  
倫二門之中以新仰止學正區君言於其泉子其泉子  
曰侯之修學如是而已乎曰未也遏絕回回之教而示  
之彝彞收蒙士以開維新之化曰然則侯之修學如是  
而已乎區君曰我不知於古之修如何其泉子曰太上  
修心其次脩意其次修行其次修政政也者救弊輔教  
者也故修心則天下無爲修意則天下不應修行則天  
下砥礪修政則天下畏服是故心弊然後修意意弊然  
後修行行弊然後修政曰若和之士鄙夷而俗陋故士



不好學而寡舉其可以修之乎哉曰四海異人而同心  
華夷殊俗而同性彼前哲之治化既彰彰如此不然則  
易侯革回回撒棺親膚之習而俗爲之一變起童生詠  
歌習禮之教而學爲之興者又何心哉蓋因人心之所  
固有而覺之故其從之也勃然耳矣况由是推而盡之  
心事交修德業合一下可以取舉上可以入聖政化而  
行行化而意意化而心心正而治化畢矣此之謂大修  
聞今有新督學御史鄭君啓範洛書者篤志聖賢之學  
至則蒞民而大振作之必有以畢吾說者姑記其端因  
區君以復易侯刻之以俟焉

### 新修靖江縣儒學記

維嘉靖乙酉吳興韋君商臣希尹自大理評事以言謫  
丞于常州之靖江既至謁廟造學訝其殿廡堂舍之圯  
隘問之諸生前曰屢白諸督學撫巡諸公屢可而縣吏  
屢以嫌尼上下二十餘載以弊至于是韋君怵然曰天  
下事皆避嫌若是不盡廢乎若作于民不費于官納爾  
材毋納爾金任以人不與以已則又何嫌乃復謀于易  
令易令曰吾方有事于其圖之韋君乃白于督學撫巡  
以常推劉君體觀來相宜於時帑藏僅有三百緡耳韋  
君乃召父老氓庶咸造于庭誓之曰今教基已墜化之



不行風俗薄惡子孫不才寇盜充斥豈惟長民者之羞亦爾民之憂爾於爾之鄉有願出材若梁棟柱者否有則聽吾將有大褒於是既月而出梁棟若柱者至矣又曰於爾之鄉有願出材若椽桷暨榱者否有則聽吾將有餘褒於是暨旬而出椽桷若榱者至矣又曰於爾之鄉有願出灰瓦磚石者否有則聽吾將有量褒於是既月而出灰瓦磚石者至矣又曰於爾囚縲之有願役力助修者否有則聽吾將貸其情輕者於時而有趨事赴工者至矣由是材以工備工以材成人以能後力以時任地以貲拓始事于丁亥二月韋遷而易尹繼之易去

而番禺鄭尹超又繼之至是大成之殿巍然矣明倫之堂真然矣兩廡兩齋翼然矣戟門泮橋儼然泓然矣凡師生之署館名宦鄉賢之祠倉庫射圃碑亭會膳之堂翕然矣韋鄭二君皆游於甘泉子甘泉子聞之喟然嘆曰昔夫子言忠信篤敬蠻貊之邦行矣靖江在海島之間三代之化所不及蓋禹貢揚州所謂島夷者歟韋君學夫子之道鄭君有愷悌之德言出而民樂趨之以成教化之基乃知忠信篤敬可行者至是爲有驗矣使其父老氓庶由是心而擴克之各率其子弟之秀以從事於忠信篤敬而察於人倫入乎大道則蘊之爲德行發



之爲文學與中州鄒魯之文物何異焉是固學之所以爲學也鄭君又申帝君之請請記于石以諭邑之人士俾來爲訓其泉子笑曰昔夫子嘗嘆道不行乘桴浮于海蓋憤世之濁而樂海之清也當時子路諸賢且喜而從之靖江之士浮生于海中泛泛若桴槎然今數千年自成化以來吾夫子之靈乃安于是而門弟子皆從焉亦當時乘桴之志矣乎諸父老氓庶今幸生太平之時遭二君之賢宣上化理以遵孔氏與昔時異又幸鍾海之清淑而猶不率子弟之秀從其令尹之教以造夫之道是無惻隱之心非人矣其於爾樂於從事助修之初

心無如可以反其本矣予故記之以諭邑之人

### 虎丘三賢書院記

君子曰姑蘇之墟有三賢焉其一曰宋叅政文正范公仲淹希文者蘇產也其二曰宋太常博士侍講安定胡公瑗翼之者秦人來宦蘇湖者也其三曰宋侍講徽猷閣待制和靖尹公焯彥明者由洛陽游寓者也三賢者異顯而同道若范公則以功業顯若胡公則以善教顯若尹公則以道德顯三賢者不同顯而其致一也何謂功業曰文正范公出將入相武定文熙西賊破膽而朝



野傾心措天下於太山之安非功業乎何謂善教曰安定胡公教授蘇湖推誠樂育聿興師道戒嚴條約變歷代辭賦之習爲經義治事之規一時從學化之醇厚和易馴馴雅飾非善教乎何謂道德曰和靖尹公得程氏之正傳敬以直內涵養詣極至於家喪身死于亂而復廷臨大節而不奪非道德乎何謂致一曰文正之功業本於先憂後樂之心安定之善教依於道德仁義之本和靖之道德發而爲與虜不共戴天之大義推此志也如用之其功業可量耶故三賢同道而一致是故文正近正功矣安定近立言矣和靖近立德矣今大家宰太

子少保白樓吳先生尊賢樂義景行前修以虎丘舊有祠爲和靖講學著書之地語前守胡君績宗今守李君顯驗圖誌古栢而復之盖久沒爲寺西之別院矣遂葺而新之而遷其佛相白樓公曰范文正公爲蘇第一流人物而胡安定亦嘗教授此邦與和靖道德功業政教後先相承列而並祠之扁曰三賢書院夫誰曰不宜且其地去城數里而近峯巒秀拔林木叢森邦之士人歲時樂游而仰觀祠宇則知報德報功之義而興其仰止思齊之心其有助於化理風俗大矣乃請予記之俾勿墜予曰孰與不墜其求終不墜者在人心耳夫報德報



功人心之同然不能自己者也是故以勞定國則祀之法施於民則祀之能捍大患則祀之所以廣報也方北虜西夏之勢日熾其爲社稷慮甚矣文正以胷中數萬甲兵奪夏人之魄城田延州而北虜不敢南牧馬所謂以勞定國者非耶隋唐而來以及于宋仕進者尚聲律浮華之辭士風汨沒久矣安定敦本之教興致使蘇湖之法式行於太學遂著爲令以徧天下士風爲之一新所謂法施於民者非耶佛氏之害甚於洪水猛獸之災亂賊楊墨之禍而莫盛於宋雖伊川涪州之行學者皆背其師而入夷狄人心陷溺深矣而和靖特立不變如砥柱之障狂瀾以附二程辯異端闢邪說之後而承孔孟大禹周公之緒所謂能捍大患者非耶故三賢者並列而禮之報德報功於無窮蓋天下人心之所同然豈直蘇人而已哉敬爲之記以諭邦之人以侈吳公興廢扶教之功焉

泰州胡安定先生祠堂記

諭人者以其異域善孰與以其鄉族善曰善鄉鄉爲近示人者以其言善孰與以其象善曰善象象爲切近則人習服切則人易知人習服故易從人易知故有親有親則感易從則化是故異域使人敬鄉族使人信言則



入人耳象則入人心故先王之法鄉大夫令而司徒之  
教行魏象立而治法昭今夫號於人曰必若而鄉某君  
子乎必若而鄉某義士乎則聞者莫不悅相語曰彼固  
非遠引乃云吾鄉某也某也誠義士君子也斯不亦以  
鄉而近習服而易從乎今夫斲木而像之折椽而屋之  
肅乎若有著乎其風神僂乎若有見乎其容聲則過者  
莫不敬畏相語曰彼乃吾鄉之義士也君子也吾等可  
自棄爲不義歟爲小人歟斯不亦以象而切易知而親  
乎南昌王君公弼臣以進士來守泰州召士氓咸達于  
庭曰吾守茲土寔兼教養凡爾士庶盍同于予善盍稽

于爾鄉之先哲若爾安定胡先生者與孫明復石守道  
歲修泰山其義行篤于躬化于家孚于而鄉教授于蘇  
湖振歷代詞華之沉迷復往古敦朴之實行師教升于  
國學聲實達于朝廷式法播于天下一時多士靡然從  
之爲之一變不問可知其爲安定門人若是者爾之士  
庶其亦有意乎有則吾爲爾祠而新之皆欣欣然應曰  
諾乃白于撫按卜城東南之隙地以州之贖金撤官之  
閒屋而顧鉞之義助半焉凡三月而落成爲堂者三楹  
外爲大門內爲寢室視堂之數勿有殺焉前臨大池後  
館諸生傍亭顏學亭週之池水使士講聖賢之學於其



世學文集卷之八  
間選胡氏子弟二人寄學習禮捐官田五十畝供其祀  
事而復其徭焉於是士皆懽悅過其祠者皆相語曰吾  
等兵防水利農筭之學有若安定治事齋之教乎五經  
異論文藝理勝之學有若安定經義齋之教乎又語曰  
吾等於行義有若安定馴馴雅飭之化乎於是王君聞  
之曰安定之學豈但若是已乎乃遣其門弟林春王棟  
之京問甘泉子甘泉子曰嘻善如王子之問也善如王  
子之問也安定之學之教人失其真傳也而貳於孔子  
久矣豈直今也哉夫孔門之教同於求仁仁人心也天  
理也四科之列惟顏閔雍畊諸人得其宗餘則因材施教

就者耳而謂有四焉豈聖人無類之教哉若安定先生  
當聲賦浮華之弊已極毅然而起以變化士習爲已任  
以開濂洛之傳必其精神心術之微有不言而信者行  
乎其間觀其顏學之試道德仁義之教有足徵者至於  
經義治事之科條乃其因材而成者耳以爲先生之道  
盡在是矣豈不惑哉夫聖人之學心學也故經義所以  
明其心也治事所以明其心之用以達諸事者也體用  
一原也而可以貳乎哉此或先生立教之本意而人失  
其傳矣乎若非人失其傳則先生之學之教荒矣予幸  
得於百世之下故爲其鄉人士推言之庶幾不終貳於



先生之教焉王君曰命之矣幸爲記諸石

惺翁亭記

中丞恭和羅子與甘泉子雅也一日造新泉精舍曰吾病夫世之人昏昏懵懵如醉如夢緣是失其本心而莫之覺也自號惺翁有亭曰惺翁之亭欲因亭以覺我欲因亭以惺我惟子詔之甘泉子曰夫亭也外則翼然而中則廓然寂然夫亭何醉何夢何昏何懵何覺何惺惟人自醉自夢自昏自懵惟子自覺惟子自惺於人何有於亭何因或曰請與子商惺惺之義可乎曰可曰儒曰惺惺釋亦曰惺惺然則儒釋之惺惺有別乎曰有釋謂

惺惺者心故知心而不知性儒所惺惺者性故通乎心性而知是以別曰何謂知心不知性曰惺惺者心也虛靈知覺之謂也性也者心之生理其渾然至善者也釋者以心爲性故以知覺運動謂之性曰何徵其曰蠢動含靈無非佛性是也何謂通乎心性而知曰儒者盡心而知性故以天理中正謂之性曰何徵中庸曰聰明睿知達天德天德者天理也程子曰心如穀種仁則其生之性是也釋者外理外事以爲心故主翁雖惺惺而至於滅倫傷化儒者合心事民物以爲性故其惺也覺於天理以先知覺後知以先覺覺後覺盡其性以盡人物



性之是故君子之學知其所以惺惺者則幾矣惺翁其以謂然乎用記諸亭時告惺翁

弘齋記

邵武諸生曾守約溥名其齋曰弘問於甘泉子甘泉子曰知天地萬物一體之義則知弘矣子能與我心性之圖乎崑山陸廷評伯載鰲亦名其齋曰弘問於甘泉子甘泉子曰知天地萬物分殊之義則知弘矣子能與我心性之圖乎陸子惑曰曾生問弘之道而子告之以一體鰲也問則幸告之以分殊焉何居甘泉子曰噫道之蔽也久矣人知大之爲弘也而不知小之爲弘矣中庸

曰大哉聖人之道洋洋乎發育萬物峻極于天優優大哉禮儀三百威儀三千夫發育峻極而洋洋也者渾一體以爲大也三千三百優優也者合分殊以爲大也必如是然後可以盡弘之道焉且而以洋洋者爲弘乎而謂優優者非弘乎謂天之高明爲弘乎地之博厚非弘乎謂高明之覆物爲弘乎而博厚之載物非弘乎謂虛爲弘乎而實非弘乎夫君子之學智崇而禮卑至虛而至實崇象天卑法地崇故虛虛故至大之德出焉卑故實實故至廣之業成焉非實無以成其虛非卑無以成其崇非業無以克其德非廣無以周其大子盍學諸天



地乎曰然則何以合於心性之圖歟曰觀大圈小圈之象則知天地之合德而弘之道盡之矣陸子請曰願先生記之置于齋壁

南京刑部廣東司題名記

惟 皇建極稽古立官班政又民爰有刑部奠掌邦禁以弼五教厥尹尚書厥貳侍郎古謂之大司寇肇十三司厥尹郎中厥貳員外郎主事古謂之小司寇匪惟具官惟以交正書曰百僚師師又曰同寅協恭和衷哉是故叅伍以極其變錯綜以盡其能夫然後相師而和衷也夫和衷者治之極也是故郎中曰可殺員外郎曰可

勿殺主事又曰可殺夫如是而殺殺斯不濫矣郎中曰可勿宥員外郎曰可宥主事又曰可宥如是而宥宥斯不縱矣然則今之分理非古也夫人之情易偏而好惡是非難乎其衷其不可分理而獨任哉夫人之情難乎獨任而易徧以私者有五呂刑曰五過之疵惟官惟貨惟內惟來惟反其罪惟均其審克之夫官以言乎其勢也或怯其勢而屈法或嫌其勢而過法皆非也貨以言乎其財富也或貪其賄而屈法或嫌其富而過法皆非也內以言其女謁也來以言其請託也反以言乎其報復也以謁請而屈法也固非也因其謁請而加之怒焉



亦非也豈無下情不能以自達者乎以復然而加法非也  
也嫌以報復之迹而姑縱焉亦非也寧無公平正大之體乎  
夫是五者人情之偏私也使參人參之伍人伍之則雖有偏私焉者寡矣  
雖有不公不平不中不正焉者寡矣南京刑部廣東司與諸司異所轄兼京畿之地其  
官者貨者內者來者反者莫不咸有易爲物奪其情尤易偏私而難乎中正也  
獨其郎中員外郎主事分理其傳已久久則難變一變而復之古上也僚案之間公聽  
而廣詢焉次也郎中所鞫之事有疑焉必以謀及員外郎謀及主事主事所鞫之事有疑焉必以講諸員外郎

中惟生惟殺惟以理不以我焉是之謂天德矣  
矣司舊無題名有題名自今郎中蕭君漳員外郎劉君汝輓主事田君汝成盧君應禎始也郎中自戴誠迄漳凡五十四人其員外郎自陳良善迄汝輓凡七十五人主事自龔衛隆迄應禎凡一百七人列而名之將以求其實也將以俾後之人指曰某郎中賢某郎中則否某員外郎賢某員外郎則否某主事賢某主事則否某也協和以成其政寧不起企慕之心乎某也偏執以敗其官寧不起儆戒之心乎然則題名之設將以治其心而達諸理也心正而理達交正而和衷夫然後能無五者



之疵斯可以佐 天子以奉行天討而配天德矣豈曰  
小補之哉四子曰請記諸石以告來者

新建點視營務公署記

皇明建極北都上游以御四方乃肇京營大小聯絡如  
人一身血脉百體以胥保維以胥號應若曰詰爾戎兵  
視勢重輕內重外輕者王外重內輕者荒兵之輕重視  
乃攸習弱可使強柔可使剛么麼猥兵敵莫敢撓官婦  
教行孫兵以張是故令行習熟而志一也故團營之設  
也主之以司馬叅之以侯伯蒞之以太監察之以科道  
科道之察劾所以振其弛作其惰以一其志戒之用休

董之用威而俾勿壞者也昔在天順時則易之惟月其  
在成化時則易之惟半載逮夫嘉靖乙酉詔自今必科  
道有風力者乃任必受璽書乃以行事必三歲乃易必  
視戎務之興廢以爲殿最於是任益重法益嚴而密矣  
諸皆寔自我 聖明始制而輔臣楊公一清肇議逮給  
事中史君立模去王君汝梅繼之與御史王君繼禮謀  
曰苟善其事矣不專其人不可也專其人矣不嚴其地  
不可也有其地矣不邇而親不可也乃爲請以咸宜坊  
大順聖寺之廢地寔邇團營十里改爲公署焉中爲廳  
事幾楹廳事後爲堂幾楹前爲儀門門前爲東西房者



幾楹取儻值以爲薪茗之供又東爲退思堂者幾楹堂  
旁亦爲東西房者各幾楹蓋將貯籍於斯申號令於斯  
譏勤惰於斯行刑賞於斯會軍政於斯逮王君汝梅遷  
而王君準繼之與王君繼禮謀曰其事善矣其人專矣  
其地嚴而親矣不可以無權乃請給關防以爲符信庶  
令可行而弊可革夫然後法制具備未幾王君準去而  
魏君良弼繼之夫自王侍御之拜命也其歷更黃門者  
四由史君而二王君而魏君乃今始志同道合而營事  
乃振焉易曰二人同心其利斷金不其然乎誠使十二  
營隊士之志如二君焉則士志一矣誠使諸營將領之

心如二君焉則裨領之志一矣誠使六軍之帥之心如  
二君焉則大將之志一矣夫然則聯絡貫通如人之  
身本支之相應疾於呼吸大兵其有不強京師其有不  
重者乎此科道振揚之功所以爲大也二君請予記之  
以告後之君子蒞此堂者其尚有感於斯云

白沙書院記

維嘉靖九年某月日侍御孝豐吳君允祥拜命出按于  
廣其泉子有雅焉曰使君行矣庶其有事於風化首焉  
君曰唯唯其明年二月蒞廣閱厥八月刑獄既理乃修  
教化乃召多士咸造于庭曰比教化之事有徵信而易



從者莫如鄉先生若鄉先生白沙陳公者爲我明正學之宗天下後世猶將誦其詩讀其書而尚論之者而况其流風餘韻尚有鄉里後生耳聞目覩者哉其以崇報寺舊址創而新之爲白沙書院以其孫新會儒學生會改廣州府學幫廩以守之又撥廢寺膏腴之田一項四十四畝以供祠事凡幾閱月而書院成凡爲屋若干間木石磚瓦之事若干爲工役若干於是有祠有室有安靈有堂以敷教有廡以處學子學子之來可以居業可以游可以息可以優游涵泳以究先生之道或曰先生之道何道而侍御之所以拳拳而表章之者何心也

泉子曰先生之道即周程之道周程之道即孟子之道孟子之道即孔子之道孔子之道即文武禹湯之道文武禹湯之道即堯舜之道也曰道烏在曰道生於心記曰人者天地之心故上下四方之宇古今往來之宙同一天地也同一氣也同一心也是故堯舜之心即禹湯文武之心禹湯文武之心即孔孟之心孔孟之心即周程之心周程之心即白沙先生之心初無二心初無二道在覺而存之耳矣曰敢問白沙先生之心之道其有合於堯舜禹湯文武孔孟周程之心之道者何居先生語水曰千古惟有孟子勿忘勿助不犯手段是謂無在



而無不在以自然爲宗者也天地中正之矩也世之執  
有者以爲過泥空者以爲不及豈足以知先生中正之  
心之道哉夫心也者天地之心也道也者天地之理也  
天地之理非他即吾心之中正而純粹精焉者也是故  
曰中曰極曰一貫曰仁曰仁義禮智曰孔顏樂處曰渾  
然與天地萬物爲一體皆天理也盡之矣堯舜禹湯文  
武之所謂惟精惟一所謂無偏無黨即孔子之所謂敬  
也孔子之所謂敬即孟子所謂勿忘勿助也孟子之勿  
忘勿助即周程之所謂一所謂勿忘勿助之間正當處  
而不假絲毫人力也程子之不假絲毫人力即白沙先

生之所謂自然也皆所謂體認乎天之理也夫自然者  
天之理也故學至於自然焉堯舜禹湯文武孔孟周程  
之道盡之矣擴先聖之道以覺乎後之人爲天地立心  
爲生民立命爲往聖繼絕學爲萬世開太平其功豈不  
偉歟後之人欲求堯舜禹湯文武孔孟周程之學者求  
之白沙先生可也非求之先生也因先生之言以反求  
諸吾心本體自有者而自得之也若水生也晚猶幸及  
門親受音指故於書院之成也不讓而爲之記俾來者  
尚有考於斯云

五經館記



甘泉子曰五經之道其致一也曷爲其致一也五經皆發於心者也故能以養心今夫天下之物凡得天地之元氣以生者皆能以養元氣何則元氣也者中氣也天地之與人物一也凡天地之物之氣是故皆能以養人之氣夫飲食之道欲以養氣也非徒以查滓實諸其腹爾也故五經之道聖人之心之精也今舍聖人精一之心而惟言語之記誦焉猶之舍天地生物之元氣而惟其查滓以實腹其可以養生乎哉或者曰是則然矣然必五經具然後聖人之精可以養心也曰予以謂百物具然後可以養生乎吾聞古有餌一物而可以養生者

矣而在多乎哉後世之品物必務多焉多則雜雜則氣滿氣滿則年不能長矣是故昔者伏羲出而畫卦其時易始肇而且未備也而何有乎書然而伏羲之道具矣堯舜禹湯文武繼作而後書備矣而何有乎詩春秋然而堯舜禹湯文武之道具矣及孔子作而後有詩春秋也而何有乎禮樂然而孔子之道具矣禮樂不全之經也夫數聖人者之道無二也而謂數聖人必待五經備而後可以爲聖學乎哉蓋天地之百物物物同此元氣也聖人之五經經經皆言此理也天地無二氣聖人無二理是故知天下古今此理之無二可以與言經矣知



聖人之經之精以養心可以與治經矣其於道也亦思過半矣從吾游以講聖賢之學者有東莞任生柱其治舞陽也民安吏治乃白方伯于君創五經館以教邑之多士以承于君之德余聞而喜之爲之言治經之道以爲多士訓

### 義澤橋記

三泉子曰王者之政弛而后義士彰義士彰王道之疚也天道義根於人心行乎天地未嘗一日忘也道不行於上義乃彰於下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故賞罰之政不明而民明之是故褒貶之義興焉津梁施

舍之政不行而民行之是故調濟之義作焉故曰王者之政弛而后義士彰也客有聞而告之者曰先生知言哉今徽之歛有汪鈺者義士也府治之西沙溪東渡當東西往來之衝舊置木橋澇則漂之或易渡船水則溺之鈺嘆曰吾考某有志焉未就而早世於吾心惕焉憫四民之不濟而悲父志之未酬也乃出其貲白金千五百兩輦石爲堦高若干以入于淵濶若干以徑于涯中爲橋孔若干以達于溪之東西岍其志於是乎遂矣夫遂者非遂已之志也遂其父之志而以成父之名名曰義澤橋橋成方祭告爰魚躍出于溪歌頌騰沸于途魚



躍于溪得天之應頌滯于途得人之應於已為濟眾之  
仁於父為繼志之孝既仁且孝斯不亦可書矣乎甘泉  
子曰嘻允若斯匪直協天人稱仁孝已也實於王政有  
裨焉夫周官大司空制其畿疆而溝封之瀦防備具列  
澮而治水洫有涂澮有道川有路以達王畿有司以時  
治溝塗橋梁以利往來歲十一月徒杠成十二月輿梁  
成而民不病涉王者之政也今汪氏之子迺能不惜千  
五百金之貲以成此橋於是士利於游農利於耕工利  
於器商利於貨濟川可以無舟溱洧可以無輿淺深可  
以無厲揭之勞可以免朝涉之脛可以無千金之軫其

有裨于大司空之職王者之政多矣是宜紀其事于石  
以眎往來之人以告夫觀風者

重修梧州府學蒼梧學記

重修梧州府蒼梧縣二學何以有記記功也何為乎記  
功也昭總督兩廣中丞南川陶公之立教示法也甘泉  
子曰古之教學者居業必有常教示法必有警教常教  
莫如倫理警教莫如兵刑兵刑者聖人所以禁暴亂示  
勸懲感人心以納於教化倫理之極也是故昔者明王  
之立學也既教之以倫理矣尤必讀法於斯聽訟於斯  
獻馘於斯多方警戒以動其心是故觀聽獄者則是非



之心昭昭而不可欺矣觀殺罰則惻隱之心羞惡之心  
油然而生矣論功賞則辭讓之心藹然而生矣故  
曰感人心以納於教化彝倫之極也中丞公其亦猶行  
古之道乎先是西山之盜充斥乎東西流剽于鄉邑陷  
高州城殺其守臣劫其府庫天子震怒及中丞公始下  
車首承明威恭行天討武將倡厥勇文臣運厥謀鼓行  
而西直擣其穴凡俘斬首若干天子嘉之錫之鏹幣以  
彰公功於是西山平百粵寧公迺召梧州太守劉君士  
奇貳守舒君栢曰予前建嶺表書院以教多士然而書  
院非古也古者獻俘聽訟讀法於學校所以明立教法

也今府縣二學具陋並圯風雨上穿濕滂下浸旣罔以  
妥先師之靈安諸生之學卽如今獻馘聽決其何以廣  
視于衆壯大觀而警人心也乃劉君舒君任其事分守  
萬君潮分巡張君鵠贊厥猷因前總督中丞韓公永熙  
之合基中丞鄧公宗器之輦土磬石而新之左爲郡庠  
乃邑庠右附之中同爲文廟廟掖兩廡廡前爲門門外  
十數尋爲泮池池瀕櫺星門庠各爲明倫堂堂各有翼  
翼以齋舍前各爲大門繚垣庖庫舍宇各各備具大門  
外同爲磚道道之東坊曰黃甲其西坊曰青雲前曰仰  
聖景賢夫同爲文廟聖一也同爲磚道入聖之途一也



三坊鼎立示舉業德業心事合一以進踐迹而入室也  
始工於癸巳初夏迄工於冬季公與諸群從落成之喟  
曰此非獻馘聽訟感人心立教化之地乎於是諸生咸  
來觀聽人人警省以興起其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良  
心以達之於倫理夫然後知中丞公立教示法之深意  
其所關係非尋常小小興作無補於勸懲之數者君子  
曰陶公修學諸生修心蓋有感應之機相發而交成也  
時劉君已陞去舒君不遠四千里走書南都謁記於予  
予爲擴陶公作興教化之懿以饒于石俾諸生興起之  
心永永不忘云

鄖陽府新立題名記

鄖陽古縻子之國入爲錫穴爲韓屬爲錫縣爲鄖鄉縣  
爲南豐州尋復錫縣爲鄖縣地居萬山之叢路當三省  
之衝諸路流逋聚嘯作梗乃勞王師乃剿乃捕平已復  
作乃都憲原公傑建厥議乃命開設鄖陽府治肇自成  
化丁酉迄于辛丑乃五載落成內領鄖縣外轄上津竹  
山竹谿鄖西保康鄖房七縣治之外內聯絡以控諸路  
於是向之梗化百萬之徒悉爲良民嘉靖甲午盱眙陳  
君雲松來守之三年也厥有成績乃嘆曰郡無題名名  
氏於無所考文獻罔所徵信以爲勸懲豈非郡之缺典



欽乃寓書於南都曰鄖陽自開郡設官五十有八載自知府吳遠以下十有六人同知王輔以下九人通判陳敬以下九人推官劉芳以下五人未有題名罔所考徵以爲勸懲惟先生是圖將文諸題名之石以垂示于後  
甘泉子曰夫所謂三十有九人者可考而知也曰某也賢某也不賢可考而知也某也爲廉子盍益法其廉某也爲能子盍益法其能某也爲公正以表俗子盍益法其公正某也爲愷悌爲民父母子盍益法其愷悌某也爲貪懦子則惟貪懦之懲某也爲私爲邪爲酷爲刻子則是懲是又將以是懲是法乎後之人也陳子聳然曰

若爲不賢後之人又將懲我乎而不自懲吾若爲賢後之人又將法我矣吾烏乎而不自勵甘泉子復之曰吾子昔嘗講于新泉領票全好也舊矣其益修諸其身以貽于後之人仁人之惠遠矣遂請藉記歸以饒諸石以告夫後之君子

碧江趙氏祠堂記

惟趙氏遠爲帝裔商王之後曰崇泮者自閩之連江爲福州兵馬鈐轄遷知南寧卒贈知軍兵鈐朝議大夫遂家廣東是爲廣東之始祖其子必持始尉新興召拜戶部侍郎朝散大夫克弘宗功益昌其業傳良衛友符宗



達凡三葉宗達四子即三絕惟仲瑀肇遷碧江是爲碧江之始祖三子士志士慧士昌曰士志者九齡而孤長而克家恢復亡業肇建流光堂祠二大夫右有雍睦左有神庫光先裕後可謂有功於是裔孫族會而議之曰我祖不祧其惟二始二別二功乎所謂先王未之有而可義起者矣乃於流光後益爲寢室者三朝議公居中室朝散公附東室躋仲瑀公附西室是爲大宗又於寢室之後益創一堂爲室者三其中室則曰士志者居之其東室則曰士慧者居之其西室則曰士昌者居之是爲小宗宜分而合明一本也自崇澣而上分不可得而

推也自士志士慧士昌而上義不可得而祧也故祠朝議以始也以貴也祠朝散以貴也以功也祠仲瑀以始也以權也伯仲某絕而叔仲瑀繼也祠士志士慧士昌于別室報功也明別也以系諸宗也故曰義不可得而祧也若夫禮則吾能言之也古之祀始祖者以生物之初有其神而無其人者皆禮之變則朝議獨何疑焉觀文武世室皆以義起則朝散仲瑀又何疑焉士志士慧士昌爲嫡別之始以統三宗之裔禮也又何疑焉故以始者謂之禮以權者謂之義以功者謂之孝以系宗者謂之仁故履斯堂者禮義仁孝之心油然而生



矣故同爲一門則同氣之義見矣由小宗則肢分之義見矣由大宗則一體之義見矣爲子孫者敢不敬乎敢不愛乎其裔孫鄉進士善鳴與族兄善宏善練來謁記又五年庠生曰善和者始請入石

韶州府翁源縣創建預備倉記

預備倉者翁源縣尹之所創建也翁源爲韶巖邑尹能遵行積谷之令且至萬石焉謂谷必有貯貯必有倉乃度府館廢址及陰陽學隙地橫縱若干丈創爲是倉其中仍爲府館爲廳事爲廂房爲庖廂凡若干楹而府館不失其舊其中爲倉之廩者三間間深一丈二尺廣稱

之東西爲廩者一十八間間深若干廣亦如之前爲門樓三間而翼以二廩于其傍一以貯紙價之米一以貯官吏之俸經始於嘉靖乙未十一月落成於丙申正月會縣尹極蒞焉王主簿瓚贊之於是邑士夫鍾尹韻吳耆民瓊等咸請誦縣官之功以上播郡侯之美極曰非縣官能致然也乃我郡鄭侯之功之德也侯起江山由進士秋官來守于韶闢明經館修古小學使屬邑六各爲預備倉以積谷而教養兼備縣官何有焉鄭太守驪曰非府官能致然也乃我聖天子之德也凡播告之修行于天下州郡州郡謹奉承之以致于邑俾置困倉務



儲積惟多寡以爲賢否凡以救民荒重民教也守臣何有焉魯尹極舊從甘泉子游走書以告甘泉子曰不亦善夫惟政匪敝于時敝于人故君明其義臣能其事則政舉矣令匪齊于人齊于人人故上宣其志下播其實則令行矣嗟夫井田廢天下無善法矣富者益驕以淫貧者益濫以亂天下無善治矣故井田不復王道之疚也惟其疚以圖其善因其時以救其弊修其法不詭於信齊其政不易其宜此常平預備之設其王道之遺意乎老有所終幼有所長矜寡孤獨廢疾者有所養則政乎成而化舉焉富民將曰彼皆天之民也貧蹙乃爾吾何可獨富而仁之心油然而生矣貧民將曰公府之給農器之力也吾何可以徒舖而義之心油然而生矣仁義興而道德一風俗同是故其善教達焉公不知惠民不知病相忘於怨庸而其善治臻焉故行一物而四善皆得預備倉之謂也若從鍾尹耆民之請立石以記一邑之善以風四方夫豈不可於是乎書

神交亭記

池陽高士有古源李子者謝太學隱居小丘山十餘年不出志聖賢之道聞甘泉子而慕焉然而未嘗識面甘泉亦未嘗識其面而知之賢而敬之曰神交矣或曰面



不相識何謂神交甘泉子曰夫人皆識面淺者也而謂  
上下千萬年識堯舜禹湯文武周孔是何面目而若相  
知之深焉神交也故孔子夢周公高宗夢傳說舜夢拜  
乎丞黃帝夢遊華胥見堯羨墻皆心也神也神也者心  
之所爲也故心之神也交通也通天而天通地而地通  
萬物而萬物通堯舜禹湯文武周孔而堯舜禹湯文武  
周孔感而通之一氣也氣也者通宇宙而一者也是故  
一體也一體故氤氲相通痛癢相關不交而交矣嘉靖  
丙申八月甘泉子過池陽登九華之山古源子出迓焉  
或曰子十年不爲彼鄉士夫出矣不爲郡大夫出矣而

爲甘泉子出何耶曰吾爲道出也若甘泉公者所謂曠  
世遇而呈祥者也吾爲道出也非爲甘泉公也相見而  
歡若平生交焉若魚水不足也執弟子禮而學焉虔心  
以相孚神以相授不待口之相語也深矣何則神交至  
焉傾蓋次焉故知神之所爲者可以盡心矣知心之所  
爲者可以知性矣知心神之所爲者可以語道矣盡心  
知性而存養之可與語學矣盡之矣古源子退而作神  
交亭甘泉子爲次第其語作亭記甘泉子喟然嘆曰於  
乎時隆子而知神交之道則斯亭斯記可兩忘矣

犬乳猫記



甘泉子世居增城之野甘泉都甲午春家有猫犬先後同時而生子者犬之子四長也猫之子二幼也母猫常去不乳其子子來求乳則掌其子而去之不得食則一子饑以死焉其一獨存犬見是猫子之無乳悲鳴而嘒嘒也就而乳之以左手枕其首以右手抱之而乳焉日月率以爲常愛之如已出焉犬之子與猫之子群然而食群然而走群然而卧忘乎其孰爲犬孰爲猫也婦者男者愚者曰嫉哉犬也不專其子而乳猫之子也智者曰仁慈哉犬也不私其子而猫之子乳也至於母猫與其子同氣而分者乃反若甚嫉妬焉其子瀕於饑且死

不動其心焉忍哉猫也愚者知者莫知惡又何也後二年甘泉子以便歸省墓家人告其事如此甘泉子曰噫異哉計其時是爲南都禮部宅猫相乳之前一年也其爲乳猫死予瘞之池爲義猫塚之前二年也猫相乳猶爲同類也而犬猫異類也猶有如此者其諸異於義猫也遠矣不可不書之表之爲天下後世女子丈夫同類之爲慈者勸爲妬者戒

### 猫再相乳記

丁酉臘之九日甘泉子遷居太宰之館越明年戊戌二月二十五日有所畜黑母猫生三子逾月其子能啖目



走矣有同畜黃母貓亦於三月二十八日生七子不能  
乳死者三焉其四僅存其鳴嚶嚶其目冥冥匍匐而不  
能行黑母貓見之則拊之舐之苦憐之且迺啣之置于  
時亭之窩同已子而乳之已之子或走去他所則獨乳  
四黃子舐之拊之憐之益至四月十二日匠者着畫釘  
於時亭黑母貓若嗔夫人之驚動之也則又迺啣其四  
黃子引已三黑子入於床後之夾室欲其密而靜而護  
養之焉至矣其泉子喟然嘆曰異哉貓也其亦猶夫有  
人之心者也夫乳他貓之子如已子而不忍見其就死  
焉則亦若是其能仁矣置之密室而護養之至焉則亦

君是其有智矣仁且智曾謂人無人心者能之乎嗟  
吾未四五年而三五間見焉於乙未見家貓相乳於  
宗伯之館於甲午家犬乳貓於甘泉之廬今又有此目  
擊而諦視之有感焉與夫舊臘十龜之錫于池沼三芝  
之出于酒缸皆可大異也嘻福耶禍耶其偶然耶或以  
爲福之兆非也位至尚書吾受福過矣又將何福或以  
爲德之徵亦非也吾欲寡過而未能何德之有審如是  
將物之蠢動而至靈者可欺而天之昭昭者可幸致也  
耶其必偶然而然者矣遂紀其實而表之無亦不使其靈  
異浪而無傳焉十七年戊戌四月十四日甘泉翁在錫



龜亭

績溪縣尹東洲李君生祠記

甘泉子曰生祠非古也其衰世之志矣乎古之任官也尚德後世之任官也尚力故古之守令也將以子民後世之守令也將以盜民子民者多故其感也衆民將曰夫皆我父母也父母奚擇焉故不知父母之爲恩矣盜民者多故其感也獨民將曰夫皆我盜也父母何去我焉夫然後知父母之恩之深矣是故有民盜者在民將曰時盜曷去諸計之已幾日幾月幾年矣其父割我矣其去也民將相率逐盜焉且擲之石且掃之迹惟

惟恐其復來爾也有民父母者至民將曰父母曷其來暮計之僅幾月幾日幾時矣不义惠我矣其去也民將相率攀之轅焉且脫之靴且留之衣且肖之像而繼之養焉陽陽焉恍若其尚在邇也此生祠之所由起乎吾徒茂名有東洲李子邦直汝司始由東陽移尹于績溪績溪巖邑也汝司蒞之一月而政清二月而吏治三月而民安踰年而民樂樂而歌之曰疇盜我衣李母蠶之疇盜我食李父之植昔也頑鬪父母我教比其遷去爲尚書郎以貳僕卿也士民言曰夫衣我食我以安戢我者罔極之恩等也其可忘相與追思之追思之而不見



則相與瞻望之瞻望之不及則肖其像形安之屋楹儼乎若有見乎其面貌優乎若有接乎其容聲且俾我土我民之子子孫孫永永不忘也邑許氏金太學生時潤者皆尚義士也以告於甘泉子請記于祠之石焉甘泉子曰嘻世無汝司汝司乃名非時之幸嗟哉汝司政其有成學其有徵非斯文之慶歟遂爲記之以告來裔云

蓮洞書館瞻田倉記

甘泉子丙申南歸旣創蓮洞書館於峩眉山修甘泉館於古甘泉洞又爲朱明書館於羅浮山與大科書院在西樵之巔烟霞之洞者爲四館以爲他日歸休之地將

必遞叙四時而往居之乃週而復始以畢吾年以成吾志以淑吾人然而四館者獨蓮花在我眉之巔孤絕如在天上視下諸山水如培塿如綫縷然學者往居艱於負裘方見郭外阮唐廖蔣四村之間有荒埔無主者可墾爲田乃因諸生之請命仲子東之與諸生白縣大夫文君章曰昔者蓮洞之創多公之力矣盍圖斯以爲裕瞻來學長久之計曰宜墾之則爲翳陂爲流蓄流行圳引圳入埔治浦爲塍平而爲田先白縣出稅畝若干頃而凡先時民占而爲園無稅者闢之卑隲而爲湖者塞之凡爲田約十餘頃以其附郭也歲收租穀可千餘石



熟之可三千餘石凡乃工金一千五百有奇蓋陂閘屢起而屢圯屢圯而屢更之故其費也博而吾一二十年俸入之囊罄於此矣厥惟艱哉乃築贍倉於白石之墟爲厥者二層層爲屋者五間有廊有廳凡歲贍田之入必有貯之而歲館長二人與子若孫主之乃出誓言曰凡館之屋宇木植磚瓦之壞而不以此葺之者有如此誓又曰如屋宇不足以處諸生而不以此增創之者有如此誓又曰凡生徒不審其兼習二業爲古之德行道藝而冒詐以來居斯屋食斯穀者有如此誓其兼習者及不爲舉子業而以虛名爲浮誇無實得者不爲入

焉其館谷之者必審克之人月米四斗爲穀八斗必歲之新穀已登而舊穀未盡者乃許子若孫分其修理稅役之餘焉若新米入者無羨餘者而先時以冒分者有如此誓必以自犯不仁不孝之罪不仁則得罪於天不孝則得罪於父得罪於天與父者非子也非人也於乎其尚念吾始爲之艱而敬守之以勿替哉允若斯乃若館長乃若子若孫亦與有休光焉是用爲記

羅浮朱明洞創造精舍記

記稱朱明爲天下第七洞天非然也道家者流爲之也夫天下之山豈可以其高卑大小而品第之而亦豈能



一一以較量爲哉故山不在高水不在深人不在大必  
有所以自異者不然則湯九尺文王十尺孔子十圍而  
遽以是求湯文孔子也可乎是故舜以歷山顯伊尹以  
莘野顯孔子以尼山顯尼莘歷山豈足以比高絜大於  
天下之山哉羅浮海上山其顯於天下者以葛洪仙翁  
王野彌明之徒居之然未有聖人之徒居之也使有聖  
人之徒居之如大舜伊尹孔子者則朱明當爲天下第  
一矣豈云七焉而已耳卑之哉甘泉子弘治丙辰嘗同  
李世卿諸子由博羅因曾子魯胡子學造冲虛觀歷大  
小石樓以覽黃龍諸勝辛酉則偕趙元默由增江塘口

而入宿梅花村方予之樂之也石翁先生曰母心有所  
徃情隨景遷俗樂耳立木空中足其顛如履平地四顧  
灑然猶爲竒絕吁此其游息之學其聖學矣乎濂溪先  
生詩云我積陰功五十年人言行滿合成僊青霄未得  
叅鸞鶴先上羅浮七洞天其幾聖已乎若得濂溪石翁  
者以居是山卽爲古今第一等人而是山爲第一等山  
而何云乎七已哉丙申冬甘泉子南歸復携諸子渡增  
江歷梅花村以宿冲虛觀亟以書報曾胡二氏黃時卿  
氏來會焉求古所謂朱明洞者而卜築焉以爲退居之  
地朱明在冲虛之後後倚蝦蟇玉女諸峯臨以飛雲之



頂右挹麻姑峯諸秀掩映流水澌澌遶洞前以出冲虛  
有大石刻曰朱明洞者當其前蓋古迹湮沒已久人所  
不到極幽處也於是亟令人伐木剪荆定卜焉棲霞道  
士李以賢曰吾等當力爲之其侶丁以福鄧以仁者亦  
曰吾當協力爲之於是內爲寢者五間前爲堂者五間  
又前爲門者如寢堂之數兩廊翼之者八間繚以周垣  
引泉入於厨下經始於丁酉之冬迄工於戊戌之秋張  
千兵世武視工以書來告成甘泉子曰以賢等可不謂  
賢哉吾徒志之於是山也惟圖其光毋抵其辱夫吾徒  
學夫子者也必若瞻夫子之宮墻得其門而入升其堂

造其室居其廣居宅其安宅其斯以爲光乎慎哉毋爲  
山神羞

### 六安龍津精舍三程祠記

巽峯子林子文彬以秋官左遷貳守于六廬州郡守項  
君喬聞之乃檄九邑之諸生從學開龍津精舍而館毅  
焉林子其於州守姚君俾周生傑章生宗堯來請記言  
曰龍津勝地也在宋爲神霄玉清之宮今爲聖徒講學  
之地而今之置有瞻士宗賢之庄乃宋玉清之宮之田  
也莘以謫官來與六人前給事中潘君子正講于此於  
是宏其內而爲堂者幾間闔其中而爲臺者高若干尺



庫其後而爲寢夾宮而爲翼室序東西爲廡軼于臺而爲三程祠駢崖臨淵翼然于龍津之上蓋程叔子之子端中死金難于此土因端中以及伯子叔子也惟先生蚤得程氏之學請教言以詔諸生焉又曰斯地也舊爲下龍王廟爲臯陶院爲歐陽南野子講舍變化不一而邪正異施矣甘泉子曰夫林子之教何教矣曰將以敷先生體認天理之學也曰三程者真何位矣曰將以同堂而位焉甘泉子曰夫林子固以天理立教天理者道之謂也昔有問道於明道者則應之曰於君臣父子夫婦長幼朋友之間求之而叔子亦嘆嘗思天下君臣父子

夫婦長幼朋友多不盡分者端中聞家庭父兄之教而以父子同位焉是爲人倫乎孰若真端中於前堂真明道伊川於後堂何居真端中於前堂明祀主也勤以死事于六也真明道伊川于後堂崇教本也以其子推本其父也夫然則父子之道正矣父子之道正則朋友講習之道正朋友講習之道正則將無所不用其正天以之清地以之寧萬物以之化生皆於斯位始焉教孰大於是既而林子書來曰南野記文託言華也將大揭良知之教於中堂必使學者由是焉華也非敢然也華受夫子天理之教服膺有年矣華也非敢然也惟夫子察



焉甘泉子曰噫吾子過矣吾子過矣夫道體無窮變化不測夫子焉不學而亦何嘗師之有故在臯陶爲思求在孟子爲良知良能在程子爲明覺自然爲體認天理吾惟恐諸子之不講明夫良知之學而昧吾友陽明公之本意也且良知之訓非出於陽明也乃程之明覺之言啓發之也非出於程子也乃出於孟子愛親敬長之言而申之以達之天下爾也諸子若能深體爾致良知之教而不外夫愛敬天然之實卽知所知者何事所致者何力雖不言天理天理自莫有能外之者矣雖欲不言天理天理自莫有能外之者雖無天理二字可也雖

無良知二字可也臯陶之前未有六籍未嘗有思求二字也孟子之前未有六籍未嘗有良知二字也程子之前未有六籍未嘗有天理二字也而天然愛敬之理斯道之體在天地流行不息者固自浩浩其天淵淵其淵也今以二者相憐而不相能譬之物焉夫飛者謂潛者曰爾何不去爾潛而從我飛淵潛者亦謂飛者曰爾何不舍爾飛而從我潛是相憐相惑無已時也而不知鳶飛于天魚躍于淵而上下察者非二體乎孰若相忘於大化之中以優游於三極自然之矩而與之無窮也是故吾惟恐諸子之不明習夫良知之故而真體之耳矣



或曰敢問良知之故非靈明知覺歟曰是知也非良也在諸子自求夫愛敬天然之心而真體之而自得之耳矣因叙以爲記寓林子而質諸三程

偶書蕭山行窩小記

王生仁道其弟誠築書堂於湘湖幽處名曰會道請余大書之噫吾昔與陽明公相期於大道余壬申啣命過浙訪陽明洞經蕭山令尹王子瑋出迓言湘湖之勝龜山治之返棹遊焉入得幽處語瑋爲築行窩他年居焉夜則可以放舟訪陽明於山陰相與究極乎大中至正之道今誠所築乃其地也此心豁焉冥會四方上下往

來今人心之同其感應之機不期而自合也如此書會具有極歸其有極會則歸矣豈有二心二理乎哉知此則知大道中正之矩矣惜乎陽明下世安得起而與之語此必有不合而同然者遂爲之書刻石於其堂中以待來遊者覽以自得焉

親民堂記

親民堂者廣德州守夏侯視事之堂也侯始至衆造于庭告曰今堂庶楹傾欹六房朽危風雨莫能自庇而况能以庇人民哉敢以工請侯曰吾始蒞茲士民未受吾庇而圖以自庇非吾所安也且工之興也烏乎資於是



鄉宦王君璠等十人進曰盍役諸民乎侯曰勞民力以自庇吾不爲也財之用也烏乎出於是舉人監生生員濮漢濮滑潘應魁等五十四人進曰盍財諸官乎侯曰傷官財以自庇吾不爲也不傷財不害民義約而利博其庶矣乎於是治民施志遠等三十有八人跪而進曰自我侯蒞茲節財省役禁頑止訟勸農興教期月而政和民以寧宇侯惠我民甚厚而侯聽政無所猥視事於進思堂民其安乎乃翕然起義各捐貲市材給工役一舉而庶務以集惟父母其念之侯曰若是其庶矣迺僦衆工匠氏以斲削陶氏以埏埴石氏以琢礪經畫定其

度稽覈嚴其限其制恢弘倍于初焉中堂高若干尺縱七楹橫四楹扁曰親民左右六房高若干尺各八楹吏廨總四十八楹起工於某年某月某日迄工於某年某月某日州治渙然一新或曰堂曷名乎親民甘泉子曰夫親民者親民也親於民也經曰百姓不親記曰在親民是故天地民物一體者也一體故親故能親民民斯親之矣一體之感應也今夫拔一毛而莫不知痛焉刺一膚而莫不知痛焉者何也一體故也有形之氣之同人可知也無形之氣之同人不可得而知也知無形之氣之體之同斯知痛癢相關矣斯痛癢乃身矣斯視民



如傷矣。見侯從我於南京者，其必知之深矣。乎然則民何以親？曰：施六政，斯親之矣。故吏政脩而可以親民之秀矣，戶政脩而可以親民之生矣，禮政脩而可以親民之性矣，兵政脩而可以親民以無患矣，刑政脩而可以親民以無刑，民協于中矣。工政脩而可以親民以材用不竭，若于上下草木矣。是故六政行而萬民安治之至也。古之極也。敢問親民之心，何加焉？曰：自侯不傷財之心而推之也。自侯不害民之心而推之也。古之人所以大過人者，無他能舉，斯心加諸彼而已矣。諸生某某遂請書以歸，刻石于堂，垂諸不朽。侯名臣字某號某某。

溪人二庚子四明

黃堂記

黃堂者江都火某貽孫謀之堂也。謀生於憂，憂生於愛。夫父母之於孫子，愛之至則憂之深，憂之深則謀之遠。憂其饑則貽之食，憂其寒則貽之衣，憂其貧則貽之財，憂其愚則貽之教。此父母之心，人皆有之者也。然而綺紈之家，貴富之室，或乘之以侈靡，以不能求終近則數年，遠或數十年，破碎其室家而淪溺其子孫者，徃徃而是。豈天之付予固有所乘除而不可常耶？抑祖考之所以謀其子孫者，有或不臧耶？火氏之子太學生二人



其伯曰坤其仲曰增皆從其泉子游而問焉謀曷謂臧  
天曷能常其泉子曰惟謀靡臧臧於有德惟天靡常常  
于其人曷謂德曰慈曰孝曰友曰恭曰義曰順六者皆  
人之所受於天者也受於天而能不失焉天斯常之矣  
故爲父謀莫善於慈爲子謀莫善於孝爲兄謀莫善於  
友爲弟謀莫善於恭爲夫謀莫善於義爲婦謀莫善於  
順是故慈行而後能父孝行而後能子友行而後能兄  
恭行而後能弟義行而後能夫順行而後能婦六善行  
而後能有家是故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婦婦而家  
道正矣天降百祥樂且無殃故能保天之良貴享富有  
之大業是以長守富貴也燕翼將孰大焉於是二子請  
託之于堂以無忘先子之遺訓

洪氏金村祖祠會堂記

婺源覺山子洪子大巡于廣造朱明洞而問焉天理之  
學則嘗聞之矣其道宜奚先其泉子曰莫先於孝愛堯  
舜之道孝弟而已矣是故明則有禮樂幽則有鬼神莫  
非天之理人之道也曰吾嘗聞先生舉合食之禮四孟  
則大宗合于大宗之廟每月則合小宗于小宗之廟朔  
望則合兄弟于室豈謂是歟曰然盡天人之理通幽明  
之故是故學莫先於此矣洪子曰垣也重有感焉吾宗



自經綸公唐德宗時宣歙觀察使始遷而顯自吾祖良三公樞吾考宜三公輝乃中微而振祖母節婦余母余內助外教以垣也兄坤也均也弟圭也成立之難也肆垣也兄弟議復祖居於主龍山之下創新址於七星墩之前二地適中兄弟往來之便乃爲正寢以奠四代之時祭典禮也又爲別祠以致一祖二公之特祭義起也一祖經綸公以始遷也以德也二公良三宜三公以起廢也以功也中室一始祖也祀以冬至左右室二公先祖也祀以清明禮也又於祠堂蕭牆之前爲堂三間左右兩廊如堂之數會宗族合食於斯教子弟講習於斯

惟先生其垂訓之作之以生其孝愛之心焉甘泉子喟然嘆曰善哉吾子亦猶行古之道矣君子將營宮室必先立祖廟以教孝也必爲塾於閭門之外以教愛也孝以事先則誠愛以睦族則順誠以交鬼神於幽順以行禮樂於明誠以交於鬼神故饗順以行夫禮樂故化饗則祖考格而百福臻焉化則子弟賢而家道昌焉故君子入乎祖祠也登降拜獻儼若祖先之臨焉而繼養之心油然而生矣能勿孝乎出乎會堂也食飲宴語翕如同氣之合焉而友悌之情藹然而形矣能勿愛乎是故聖人作之而君子務焉若書之以垂後裔爲訓孰大於



是覺山子曰敬聞命矣

撫州府新創三賢祠記

撫州三賢祠者太守曾君惟馨汝檀請于撫按督學諸公之所創也經始于是歲閏月之朔凡九閱月而告成祠爲堂室者三而爲大門者一示異入而同趨也撫之士人咸欣欣來樂觀厥成太守佯來請紀其事且以詔撫之人士焉甘泉子曰予何言哉在言乎哉在諸君諸士之心矣耳夫聖人之學心學也記曰人者天地之心此知道之言也何以謂人爲天地之心人物渾然同天地之氣氣之精靈者卽心心之生理卽性惟是一心一

性非有別心別性故天地人物之氣之心之性一也如彼脂燈之火石中之火木中之火之光火者如日月之光非有別光也乃其精靈者之光也是故性者心之生理也故天地不能不生人人不能不生心心不能不生性南川林子曰看來只如一團水相似都混作一塊又各各飽滿無不相干涉者師白沙先生然之曰終日乾乾只是收拾此而已矣更有分殊毫分縷析合一理會義理功夫儘無窮書中所言特其體統該括耳然則可傳乎曰可得不可傳也或謂堯以是傳之舜舜以是傳之禹禹以是傳之湯湯以是傳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



傳之孔子孔子傳之孟軻軻之死不得其傳焉若謂有一物相授者然而不知人人自有人人同歸一有張子曰知死而不亡者可與語性其幾矣是氣是心是性宇宙內渾然一物不能分以自私不能推以與人無有同異無有彼此賢者知者不能使之過愚者不肖者不能使之不及不待堯而存不隨桀而亡何傳之云所可傳者法耳開心知見之法耳開其蔽之者之法耳故詩曰萬物宇宙間渾淪同一氣充塞與流行其體實無二就中有粲然卽一爲萬理外此以索萬舍身別求臂逝川與爲魚昭昭已明示我心苟不蔽安能出于是知止乃

是動靜原非異見之卽渾化是名爲大智其次在敬養敬有爲心累勿忘以勿助其機極簡易其斯之謂乎今撫州太守存心政教旣行鄉約爰祠三賢此心也撫之三賢陸象山吳草廬吳康齋之學此心也象山先生立其大者深明宇宙性分之一契道體矣契此心也草廬先生博通群經循云可使不識一字之凡夫立造神妙明幾微矣明此心也康齋先生收斂沉潛過而自訟啓勿忘勿助之機見爲飛魚躍之妙見此心也或曰敢問三賢之學安所似曰象山之學直詣高遠似曾點草廬之學測識超脫似子貢康齋之學確實謹守似曾子



故一峯羅子曰康齋一傳而有白沙功豈小哉曾點子  
貢曾子象山草廬康齋白沙諸賢同此天地之心也不  
能外天地之氣之性也故曰一也何有同異何有彼此  
人所造淺深異耳曰道莫大乎出處敢問三賢之出處  
安所似曰象山之出處似柳下惠故不卑小官必以其  
道草廬之出處似伊尹故治亂皆進五就湯桀康齋之  
出處似伯夷故不屑就已望望然而去之而易地皆然  
矣何居曰三賢皆天地之心也皆爲天地立心者也吾  
故敢叙心學之說俾復太守記于石以與是郡及四方  
學士商焉

重修明誠書院席光亭記

明誠書院席光亭曷脩之也脩道教也增城令尹何君  
艮所天祿重脩之以奠白沙先生之神也爲石座者一  
爲木龕者一脩也孰創諸其門人甘泉子湛若水在翰  
林時買置書院于西郭之巷爲間者五爲層者三而創  
席光亭於其上將以妥先師之靈也曷在焉在鳳  
凰之西麓增城中之形勝莫最焉故登斯亭也城外之  
群山一目可盡之矣或曰何謂席光曰揭先生之詩語  
也先生病篤矣猶欲遊羅浮以過增城之墟卜鳳凰之  
嶺以居焉其詩曰借我一席光故其亭曰席光之亭亭



爲楹者二亭後有室者一由其右可達菊坡亭菊坡者  
宋理宗題右相崔公與之之號也故其門曰借光之門  
曰敢問席光之義其泉子曰夫先生之明德之光即六  
合之光先生之明德之光之席盡六合而卷之故是光  
也蘊之而不可見充之而不可窮是席也卷之而退藏  
於密放之而彌六合即堯之光也被四表格上下即此  
光也自光自席自光人人自有人人自足天同其  
高明地同其廣大日月同其照臨誰嗇誰豐誰嗇  
是故斯物也無有剩欠者無有相借者亦無有相借之  
者先生所謂借一席之光者就衆人言之耳矣適良所  
有蒞增之五月吏清民安遂理教基旣碣明倫之頌乃  
聞席光之義勃然興起曰自有此堂此亭誰聞此義請  
記于石以告多士使自有自得之學非由外借我也則  
先生引而未發之指可以默識于千載之下聖人復起  
不易斯言矣

廉州府新立崇正書院記

廉州有崇正書院抑邪也抑邪以崇正也孟子曰逃墨  
必歸於楊逃楊必歸於儒舊學廢爲道觀今復爲書院  
非抑邪崇正逃楊墨歸儒耶是地也東連飛鳳西涵化  
龍前御史禮部正郎湖南鹿厓胡君巨卿鰲奉命守廉



期月而可能邇柔遠政通民和乃理教基乃集士若大  
夫議之喟然嘆曰若卽道觀爲書院因地勝儲人材抑  
邪而反正一舉而兩得焉不亦可乎於是請於諸司因  
舊爲新速而不費乃召選四學之士四十人來業其中  
乃前爲三門門出三塗次爲二門門爲五間示諸士曰  
乃義路乃禮門乃出入于斯爲外號者東西各九間次  
爲內號者東西各十有一間曰乃諸生居業于斯爲存  
存軒爲尊經閣爲先賢祠以祀濂溪先生曰乃諸生觀  
法于斯左爲射圃亭曰觀德軒曰君子後爲應芝亭徵  
瑞也右爲燕居堂後爲夢麟亭志經始之兆也爲曲水

流觴又爲西臺臨池爲環翠閣下植蓮芡旁植花果竹  
木曰乃諸生游息于斯東西爲田植以嘉禾曰乃諸生  
分粥于斯於是士大夫師生相與落成焉郡教授桂林  
楊君荏感胡侯之德獨走數千里謁記于甘泉之洞其  
泉子曰嘻予昔遇胡侯于衡嶽之途傾蓋如舊固知非  
常人也乃今若是雖然胡侯書院之設有分粥之具有  
門路禮義之學有居業之學有游息之學有觀法之學  
又何加焉楊君曰雖然院以名書書以名道願聞其道  
歸以詔諸生焉其泉子曰夫道感應而已矣而可他求  
哉郡志有之孟嘗爲治合浦還珠非感應之神乎夫珠



異類也無情者也而感應若此况同類而有情者乎夫道一而已矣同類異類有情無情渾爲一片是故感之而能應昭昭而不可欺夫感應而道生焉故君臣相感而義生父子相感而恩生夫婦相感而別生長幼相感而序生朋友相感而信生易曰大人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與四時合其序與鬼神合其吉凶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其道同也是道也放諸東海而準放諸西海而準放諸南海北海而準陸子曰東海有聖人出焉同此心同此理也西海有聖人出焉同此心同此理也南海北海有聖人出焉同此心同此理也夫道與天地萬物一體者也惟其一體是故能感應斯道也其神矣哉群藉庶聖之所訓書院諸生之所講宜無出此者矣楊子曰敬聞命矣請歸書諸石以詔全庶之士以昭侯德不忘云

### 尋樂齋記

寶潭子鍾子叔輝所居之齋曰尋樂造西樵求言於其泉翁曰星也有慕焉昔者二程子受學於周子每令尋仲尼顏子樂處所樂何事其泉子曰樂則無事無事故樂有事非真樂矣或曰樂道乎曰謂孔顏樂道知道可樂則非孔顏吾聞其語矣曰所尋者何有要乎曰尋尋



則非孔顏矣然則不尋乎曰尋也然則尋之矣乎曰不尋也其諸異乎人之尋之也不尋之尋也尋不尋之間乃至尋也自有其樂也樂自有見也聞之人有墜簪者終日苦心以求之而不得存心而不過尋而不尋乃忽然見簪之橫於吾前是不尋之尋者得之也此孔顏之學也有徵乎曰有孔顏之學傳於孟軻氏孟軻氏曰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夫勿忘勿助有事勿正之間乃吾所謂不尋之尋也故尋而不尋不尋而尋天則天靈參前倚衡樂吾天真其樂其深渾然不知其在前乎在衡乎抑在鍾子之齋否乎子其自有之自求之

自得之難以問人人亦難言寶潭子居雲谷數月與

丙申十一月

### 靜觀堂記

山西西磐子張子太宰之堂曰靜觀寓書於西樵甘泉子欲甘泉子引其義而申之也甘泉子曰嘻斯義也蓋出於程伯子伯子之義足矣至矣八十二衰翁夫復何言雖然聖賢之言義奧也吾懼夫人之惑於靜而失其真也吾懼夫學者誤而觀於虛無寂滅之中而害道也能勿言乎且吾感夫西磐子相信之篤也昔鍾期死伯牙爲之破琴以天下無如鍾期知音也使天下有一人



獨知音如鍾期者伯牙不爲張琴乎吾言矣夫謂靜觀者以言乎定靜之時而觀也靜坐之時而觀也靜坐而定焉心中無事之時而觀也心之鞅轄其何觀矣斯其靜也非動靜之靜對動而言之者也夫謂寂即觀矣何以靜何以觀靜則不觀觀則非靜矣夫謂觀即動矣易曰復其見天地之心夫復也者一陽初動之時也非動則天地之心不可得而見而萬物之情不可得而觀矣夫復者動而未形有無之間動而非動靜而非靜夫是之謂神夫是之謂幾天地萬物之至妙至妙者也顏氏之子其庶幾乎知幾其神乎故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

復行其念之最先者乎乾知大始其顏氏之子之觀乎顏氏死孔子之學無傳焉故曰天喪予天喪予千載之下程伯子其幾矣西磐子其觀之或曰曷觀爾甘泉子曰觀以不觀無在而無不在動靜之際有無之機勿忘勿助之間觀之至也記之寓西磐子以爲何如

玩爻軒記

沃洲子呂子寓書於甘泉翁曰光洵也往歲自侍御乞告還家結廬丘園與二三子講所聞于夫子素業於其中惟聖人之道惟易爲至大易之精意惟爻畫爲至故扁其軒曰玩爻列諸爻於其上而日玩焉以求得聖



人之精惟夫子不以遠遺惠記示教焉其泉翁曰嗟乎  
信卿夫聖人之大道有太極而後有兩儀有兩儀而後  
有四象有四象而後有八卦有八卦而後有六十四卦  
有六十四卦而後有三百八十四爻有三百八十四爻  
而後有辭有辭而後有占上古民之初生也不識不知  
順帝之則相忘於大道之中無所趨避及乎風氣漸開  
大道既失聖人憂之定以八卦使知趨避其時玩八卦  
足矣及乎八卦失而後聖人益之定之以六十四卦其  
時玩六十四卦足矣六十四卦失而後益之以三百八  
十四爻辭辭又失焉則聖人之大易終泯滅而不可見  
是故善學易者謂玩辭不如玩爻玩爻不如玩六十四  
卦玩六十四卦不如玩八卦玩八卦不如玩四象玩四  
象不如玩兩儀玩兩儀不如玩太極太極者大道也大  
道行則吉凶悔吝亡而廓然大公易道在我玩又不必  
言矣是故太上玩道其次玩畫其次玩辭沃洲子篤志  
聖學潛心大易將不玩其下者乎超乎畫前而與大道  
相忘於卦爻形象之外乎忘助皆寂樂玩同天優而游  
諸天爻與俱沃洲子其以吾言與二三子商之

東莞縣儒學重脩記

春湖子孫子以進士來尹東莞之三年諸吏治六政舉



萬民安暇則蒞儒學與生徒三百餘人講聖賢之學喟然嘆曰古者聽訟於斯獻馘於斯養老於斯講射於斯今斯屋將就圯神莫棲靈士無寧宇其何以立政爲哉於是白于當道查其羨餘仍舊貫而新之凡文廟戟門兩廡明倫堂翼廊麗澤堂諸生有號射圃有宮敬一有亭啓聖有祠名宦鄉賢有祀煥然一新乃拜价問於甘泉翁先之以表鄉進士永伸申之以鍾逸士景星曰請問學何學矣脩何政矣吾也嘗面受於夫子惟夫子惠之記以歸告于師生焉甘泉翁曰吾年八十有四矣病且兩月矣其能有文乎無已則爲據床隨筆書意以復

曰太上脩心其次脩意其次脩事脩事故物不敝脩意故政不敝脩心故道不敝曰請聞脩心致道以學於學之故曰夫學也者覺也明也明諸心也伊尹天民之先覺曰予將以斯道覺斯民也孟子曰三代之學皆所以明人倫也人倫明於上小民親於下舜明於庶物察於人倫由仁義行非行仁義也古者先王之學也必使先明諸心察見天理明覺自然以成其德是故謂之學如水滿池感觸乃分感於父子而親之理應感於君臣而義之理應感於夫婦而別之理應感於兄弟而序之理應感於朋友而信之理應此達德達道之說理一分殊



之說此由仁義行之學也若夫外求襲取講於父子之迹以爲親講於君臣之迹以爲義講於夫婦之迹以爲別講於兄弟之迹以爲序講於朋友之迹以爲信此行仁義之學也此古今學者爲己爲人之辨也此君子小人之儒之分也諸生將安所適從哉夫學莫近於鄉人吾聞宋元之間邑之儒者有竹隱梅村蓋本於晦翁之學成化之間邑之儒者有林子南川親受白沙先生之學白沙先生之學有事勿忘勿助之中渾然一體之奧則吾既得聞之矣竹隱梅村之指則吾未之考信焉夫三子者皆堯之學之賢者也諸生將安所取擇哉姑曰

孫子之請以質於賢師友作學記

潮州宗山精舍陽明王先生中離薛子配祠堂記

甘泉子曰新建伯陽明王先生其豪傑之必爲聖人者乎中離子薛子其陽明先生之入室弟子乎陽明公道義在人心勲業在朝廷然而君子必以教言焉中離子行義在鄉里忠節在朝野然而君子必以學言焉何居重道教也陽明子之教良知之教也正德丙寅與甘泉子初定交於京師語人曰吾從宦三十年未見此人其時共尊明道仁者渾然與天地萬物爲一體之學是矣謫去龍場歸而教人也一變而爲正念頭之說亦是矣



再變而爲良知之說亦是矣皆是也然而致良知者陽明之定教也其說出於孟子夫豈有差別哉或曰新建公於孟子良知良能章獨揭良知爲教何居或者有深意存焉否也欲人知知之貫乎行行爲不貳也乎否也甘泉子亦嘗有言學問思辨開其知也篤行恒其知也學至恒知焉盡之矣天包乎地知通乎行通乎行而知者聖學之始終也其與陽明公舉良知之說不約而同乎否也雖然學必會其全問之曰良知何知矣則應之曰無不知愛親無不知敬兄可也知愛敬之真心即天理也是其同也問之曰良知能爲親親敬長則何以

爲仁義矣則應之曰達之天下可也擴愛敬之心以達之天下通天下以爲知焉伊尹之先知先覺乎斯道可也或曰如斯而已乎曰仁之實事親是也義之實從兄是也智之實知斯二者弗去是也禮之實節文斯二者是也樂之實樂斯二者是也樂則生矣生則烏可已也烏可已則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夫天下之道皆原於愛敬焉發之矣曰如斯而已乎曰以其所不忍達之於所忍仁也以其所不爲達之於所爲義也此孟子之大全也堯舜禹湯文武周孔之蘊而孟子發之也或問曰後之說良知者則曰常知常覺靈靈明明而不曰愛



敬不曰達之天下豈陽明公之意異於孟子固如是乎  
吾爲此懼徃徃爲之明辨以閑陽明之道豈得已哉閑  
陽明之道以閑孔孟周公文武禹湯堯舜之大道豈得  
已哉而弟子或疑而訾焉譬之若考有友誠其友之子  
弟曰毋敝爾考室廬毋虧爾考典籍毋蕩爾考田里謂  
之不忠於其考而訾之可乎中離子入室弟子必不其  
然必聞陽明之的指無後來毫釐之差也然則其所得  
必不可量矣惜吾與之離索之久未得聞其詳耳薛子  
遭大獄明目張膽於天子之廷義氣衝空百折不撓則  
其中之所存與平素之所養一念真切是宜其忠義之

在也感潮在惠感惠聞於諸司感諸司可其白  
士人感其德立祠宗山精舍上祀陽明公下以中離子  
配焉凡若干楹有田若干畝以永住守其子宗全能世  
其學來天關精舍請予記予老且病烏能文哉姑力疾  
捉筆述其始末之說以副學者之藩籬以不貳於陽明  
中離授受之的指云

### 新創白雲書院記

嘉靖庚戌三月明生甘泉翁遊于景泰之下謁黃宮詹  
祖考粵洲府君之墓泰泉公私與人曰盍爲泉翁卜書  
院爲山僻以告曰未有主者白雲毀寺之基其可遂聞



於府別駕曾君廣翰是月十日其泉翁與寶潭鍾子景  
星家山郭子肇乾兩灣康子時聘季子涑之出天關主  
事李少偕時行先候于小北門共往觀之過上塘村曰  
此白雲洞口也一水滔滔自北而南行七八里過石坊  
曰黃家山庄仰見一壘來從山頂如自天而下如虹如  
橋縹緲如行空中至路口又有一逕來合於是迤邐而  
東過戴家墓東由私蹊而入焉諸子請立白雲書院與  
諸生遊學其泉翁可之嘆曰高矣美哉第由私蹊捷徑  
而入不似吾心因知右景泰泰泉黃公得之左月溪鐵  
橋黃公得之皆毀寺之初也於時爲易而此寺獨若鬼隱

神秘而無有取之者夫三寺者白雲之山之三勝也左  
右旣先主于二黃矣而此地獨留之二十八年以待予  
豈人謀所能及哉韓子天作而地藏之以遺斯人今天  
作之矣地不藏之矣而人藏之以待予焉又信天地人  
三益於予而不受者之難也是月廿日載觀焉復出小  
北門度上唐村而北而黃家庄而僧歸亭舊址下有丘  
隆然如口顧謂左右曰此可石坊爲白雲書院先門也  
遂立第一山米書雲歸亭又扶而上由戴墓之左遵界  
而南小憇於懸崖之亭曰留仙亭曰此可安安期生也  
由南而東爲故寺鶴舒臺登焉曰此安期生飛昇處也



誌之更築湛子著書臺焉東指曰由此可達月溪歷茶  
坡而北竚立爲書院中門三司之所建者於此觀書院  
之基高敞盤鬱頂峯尊崇群山護之如丈人儼然中居  
而童冠環列拱立然乃闢荆榛由此中道入雲生門過  
倚雲門而上曰此所乃陳小江大巡旣金脩創門樓扁  
立白雲書院處也由門樓下升大道門入遵道門曰洞  
開重門無少私曲不亦如我心乎夫然後內外之一也  
北憇于九龍之泉泉出冷冷冬不絕聲以注于九龍之  
口或曰此記所稱九童子進安期泉也翁曰且置勿論  
而其生生無窮逝者固如斯夫亟薙草萊而坐焉遵道

門之內爲尊師祠塑白沙先生像北堂扁曰觀生堂堂  
之前築臺曰觀泉臺又昇而上脩講堂五間扁曰盡存  
堂立碑立孔聖四配像爲諸生瞻仰又升而上爲坐堂  
五間扁曰坐進之堂蓋與諸生靜坐於此云仰扳絕頂  
披蒙茸逐雲日書刻第一峯絕頂中立灑然四顧無山  
與之齊者又不知山之上有天焉以入于無窮令人直  
欲挿羽翰乘日月凌倒景以觀世界以遊無何也其東  
北爲左高峯西南爲右高峯俯視南極爲三島洲爲抱  
旗山爲青蘿障爲波羅爲虎門爲洋海歷歷皆在几下  
堂之左右以前有三桔榦無皮理連枝花盛開如明珠



萬顆所謂三珠樹六桔關固自古記之青蘿王子謂蝴蝶洞有唐時桔非此類以異之或曰此百年桔也僧惠傑所植曰世豈有百年桔哉非此山之瑞乎忽聞雲外有歌者曰白雲山高兮高入天登高望遠兮輕人寰隘六合兮忘晨昏童子入雲兮采藥人不見兮空聞言濯龍泉兮自清倚珠樹兮盤桓又歌曰白雲鴻濛兮宇宙爲家混天地萬物而不分兮浩其無涯廓乎吾廬兮不返廣居不居兮君謂之何於是諸子請問盡存之義翁曰勿忘勿助之間心斯盡矣夫忘助皆蔽虧之者也如彼日月物無蔽虧圓滿明光普天照耀故心盡則廣大

高明之體全而廓然大公天理見矣是謂知性是謂知天即一念而不息終日乾乾收拾此焉以有諸己是謂存心夫盡斯存斯斯物也道也心也性也天也一也即盡即存一心不息知性養性知行並進直達天德天德在我天命我立萬化我出我與天一斯聖人之學備矣諸子誌之諸生前曰請記于石以示來者

庚戌三月

### 太原其泉書院記

太原泰谷子潘子子抑既致少叅政得專舊學振起斯文禮記其泉子之所講聞者曰昔泉翁以大司馬叅贊南都乞歸未遂高也時在大理謂師獲歸高也當弃官



從學今官已弃而母年又高莫遂夙願吾其爲書院焉  
如師之臨庶乎萬里如侍一席其可乃捐俸金於寧化  
創書院爲正堂五間扁曰察倫堂爲後堂如前堂之數  
扁曰息存堂後爲樓居五間扁曰南雲樓前爲門樓五  
間扁曰甘泉書院爲左右廂各五間左中曰敬義齋右  
中曰進脩齋餘爲號房與學子日肄其中拜价走萬里  
之外謁記於甘泉子羅浮西樵天關甘泉之墟甘泉子  
方宴坐白雲曰吾何復有他說哉吾有隨處體認天理  
爲千聖千賢之大路聖人復起不易斯言矣亦無以加  
於斯言矣或疑之曰泉翁在極南潘子在極北而有甘

泉書院焉不亦遠哉闊乎則應之曰夫斯道之在天下  
一而已矣無內外無遠近無一處不到無一息不運至  
遠而近也至邇而不可禦也夫聖人之學心學也心也  
者神也無思而無不思無在而無不在潛而通之變化  
不測之謂神神故潛天而天潛地而地潛四方而四方  
潛古今而古今無所不通子曰未之思也夫何遠之有  
故地有南北天無南北南北一天也人有南北性無南  
北南北一性也氣有南北道無南北南北一道也東海  
西海南海北海有人焉同此心也同此理也獨聖乎然  
哉烏乎遠且而謂東南之日月非西南之日月乎曰否



而謂掘東南之地而得泉水非西北之地之水乎曰否然則上下四方同一宇也古今往來同一宙也記曰宇宙內事即已性分內事已性分內事即宇宙內事是故可以知道體之一矣或曰孰能一之曰惟存心於勿忘勿助之間者能一之於乎可以與吾心性之圖者其惟潘子乎故學者觀此圖焉思過半矣而說不與焉故夫子曰予欲無言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夫四時百物與道爲體也宇宙與已性分內事也易曰默而成之不言而信存乎德行春谷君與諸同志其共思勉之

### 鶴園二少樓記

二少樓者洗子因甘泉翁並稱二少而名其樓以爲二少麗澤之樓也二少者爲誰少汾洗子與其友少明盧子也二少講習相契如二澤相麗焉易曰二人同心其利斷金同心之言其臭如蘭如蘭斯馨如金斯堅其二少之謂乎少汾子曰桂竒也於少明夢陽也居相近也義相得也請翁記二少之樓爲二人勵焉甘泉翁曰既相得於心又何假於言雖然則亦有間可言矣二少云相近相觀如甲乙然甲而萬一有或論篤色莊乎近不可欺於乙也乙而萬一有或面從後言乎近不可掩於



甲也朝而乙爲某事善甲則夕聞之矣雖欲不爲善不可得也夕而甲爲某事未善朝則乙聞之矣雖欲爲不善不可得也甲將爲善則必曰此必乙聞之乎吾何爲愧乎良友則必果乙將爲不善則曰甲得無聞之乎吾何顏面以見吾良友則必不果然則二少交相推致以入於聖賢之道雖名曰二妙之樓可也曰子言聖賢之道請聞焉曰夫道一而已矣夫二少一以居爲道一以仕爲道蘊而大中至正之極發而爲仕止久速之時一也仕者謂居者曰何以贈我則曰願子止仕久速之宜惟其時毋冒利于非幾以胥溺于私居者謂仕者曰何以處我則曰願子力底于中正之歸毋自畫爾知以荒于嬉二少交勵成盛德而生大業遇則爲太公之功不遇則爲伯夷之節是謂天下之大老雖名曰二老樓可也二少云乎哉余謹書于石以俟

初門神交精舍記

初門謝氏惟仁既與族之老少闢全交之館其泉子銘之既十稔矣交道之興勃焉矣嘉靖壬子之臘謝氏三子者慎德也堂也知遠也輕四千里之途而來訪其泉子于天關其泉子與之語而說焉喟然嘆曰其進矣其進矣夫交也者交夫道也所以紀綱人倫化之本也予



昔之所銘者執德機矣今之所進者化德機矣吾聞之  
 改德改玉今初門之風勃焉而興宜進之全交為神交  
 節曰精舍精舍創于緝功山其基謝鉉所置其費則四  
 方同志所共成以為會講之所中有詠歸樓六楹樓下  
 即今所謂神交精舍堂曰神交堂樓前兩廡齋房各四  
 楹為路亭一日朋來敢問神交之義歸告惟仁以布告  
 于同交之士甘泉子曰易曰天地交而為泰也上下交  
 而德業成也又曰上下交而其志同也何何以天地  
 人物之交其感應如桴鼓影響哉神也者潛天而天潛  
 地而地潛萬物而萬物易曰二人同心其利斷金同心

之言其臭如蘭蘭之臭豈有跡哉神之所為也是故神  
 之感也不以世隔故孔子夢周公不以地隔故高宗夢  
 傅說舜夢拜乎丞故神也者本諸身徵諸庶民建之天  
 地而不恃質諸鬼神而無疑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大  
 哉神之交乎聖而不知之謂神神者氣之精也心之靈  
 也天地萬物之良能也上天之載無聲無臭神之所為  
 也至矣何則人者天地之心也心者天地之神也天地  
 以神而成化聖人以神而化天下故相觀而善相禪以  
 神也交之至也孔子曰予欲無言四時行焉百物生焉  
 此神交之至也故曰鼓之舞之以盡神神之所感天神



降人鬼格鳥獸舞鳳凰儀而况於人乎而况於師友之  
交乎故天地之道神而已聖人之道存神而已矣大則  
孔子鑄顏回博之以文約之以禮而使之欲罷不能小  
則如螺贏祝螟蛉之子曰尔似我尔似我又則化之矣  
皆交之神也甘泉子曰豈惟聖人哉東海有人焉同此  
心同此神也西海有人焉同此心同此神也南海北海  
有人焉同此心同此神也是故神也者放之東海而東  
海準放之西海而西海準放之南海北海而南海北海  
準何也以其同也人與天地萬物一體也豈有一體刺  
之而不知痛擊之而不知動者知此則知感應之機神

交之義矣其道也深乎爲神交精舍記

潮州改創濂溪先生祠記

濂溪周子之學渾淪而已矣何則聖門之學渾淪而已  
矣是故仲尼顏子之其樂溱雕開之吾斯皆謂斯也夫  
斯大頭腦也太極一圖渾淪具體之中而兩儀四時五  
氣布焉如天地之廣大高明而日月星辰繫焉四嶽河  
漢載焉詩曰萬物宇宙間渾淪同一氣就中有粲然即  
一爲萬理外此以索萬捨身別求臂逝川及鳶魚昭昭  
已明示見之即渾化是名爲上智蓋謂元公也後之人  
其逐小者如徒指日月星辰曰天盡是矣指四嶽河漢



曰地盡是矣其務大者又如徒指廣大高明日天地盡是矣是離而二之得爲天地之大全也乎夫何一時高弟於太極圖易通未見稱說而明道仁者渾然與天地萬物爲一體伊川體用一原顯微無間則又深有脗合焉何也豈不師其言而師其意乎至於承孟子之後舍濂溪而言明道豈以明道闢異端之功而濂溪則未之數數爾也耶皆未可知也吾師白沙先生特達神契深知而宗尚之故曰終日乾乾收拾此而已矣斯理也干涉甚大無內外無終始無一處不到無一息不運會此天地我立萬化我出而宇宙在我矣故祝文曰嗟維大

道一合一分分爲支離合爲渾淪維此渾淪維師獨復回流而源一者無欲今侍御白厓王公奉命兩廣乃超然遠覽尊信於千載之下乃東巡至潮清審事竣相地得金山之麓爲府治之雄左瞰長江右環疊障檄府去淫巫之像遷爲濂溪之祠先行分巡尤君瑛採輿論舉行之僉曰毀淫祠崇聖學抑邪扶正一舉兩得夫誰曰不宜乃行同知劉君柰知縣顏君嘉會徹舊更新再閱月而功成於是元公肖像儼然金山之上凡爲堂若干楹爲室若干楹爲左右廡若干楹大門若干楹白厓侍御作興斯文之功於是爲大大在復渾淪之學也宜特



書于石以告潮之人以覺來裔且爲作迎送神曲俾歌  
之薦歲事焉曰神之來兮九江乎九疑浩無極兮神巨  
測思鞭青鳥兮騎尾箕前豐隆兮導兩旗神飈肅兮金  
山涯威靈降兮陟階墀薦香芹兮海錯牲犧靡嘉旨兮  
歆亨庶幾神曲迎神毋速返兮遲遲庶延佇兮斯須跨老  
龍兮驪驪挾飛雲兮天歸望雲車兮風騏還大化兮神  
無不之祈千祀兮春秋爲期神毋我兮遠遺念疇作兮  
白厓改爲神曲送

李氏祠堂記

甘泉子曰以吾觀於祠祀而知家道之易易也王道其

矣乎祠祀之道天性也祠嗣也繼也故曰祭繼養也  
父祖之養不逮矣故曰祭繼養也故人物之祭天性也  
獮則祭魚焉鷹則祭鳥焉烏則反哺焉報本也吾慨夫  
今之人反于天之性矣自若人之購父之祭田也而養  
之道衰自若人之盜親之財烹鶩于室而不少饋也而  
養之道喪自若人不視祖之脩墳祠而在家不知也而  
養之道亡於家國曷賴哉是故繼養之道行仁孝流通  
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婦婦而家道成矣事父孝故  
事天明事母孝故事地察天地明察神明章矣通乎神  
明光乎四海無所不通而王道成矣曰繼養之義則既



聞命矣廟之制奈何曰天子七諸侯五大夫三士二官師一三二一皆同龕古之制也而四代之服之祭無以異有功德則加焉耳祭之道奈何曰先事于堂謂之陽饗後事于室謂之陰饗古之禮也考亭括之以闔門噫歆禮之宜也古之祭有堂事室事明日有儻尸謂之繹祭禮煩則亂事神則難故高宗彤日書猶病之曰用尸古乎曰古也尸告旨告飽答拜子孫非天性也猶之僞也不若齋三日乃見所爲齋者視於無形聽於無聲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僂乎若有見其容聲慨乎若有聞乎其嘆息之聲之誠也廣城之祠廟者有之亦寡矣而

李氏父子右坡義宰乃能率子弟某某舉之其賢矣哉乃進而問曰繼養之義陰陽之饗則吾旣得聞命矣其莫主之位則如何曰自西而東非禮也古之合祀於室者太祖之主主與東向而群主以祖尊次之自西而東禮也今非合祀尊祖則亦然無謂矣如以義起則始遷之祖始分之祖皆不祧以聯族人與四廟之主皆向南以次而南位其宗子嗣入廟別子爲始分之祖則別廟宗子服盡而尊者未盡則別立祧主廟行事又盡則瘞諸墓焉斯其善矣若夫嫡庶淆亂神必不歆非禮也亦何取於祠廟哉作李氏祠堂記



重脩南岳甘泉書院記

惟天作地藏神耀其章乃不愛寶人謀具良乃嘉靖甲辰之冬甘泉子積四十年之念乃登南岳於天柱之峯南臺之下得廢地一方於紫雲之洞材仍舊貫田置其冲乃開大門乃設儀門乃圖心性之堂以爲講地乃立息存之堂以爲寢室乃肇先師之祠以係景仰不六旬而成今三月二十日又築祝聖之臺於紫雲之巔以尊朝廷不三日而成迄今十三年人曰書院將廢矣以白督府汪中丞於贛上周潭公曰吾前過而廢焉知之矣即寓書於分巡胡兵憲兵憲乃曰吾境內公共之地吾

事也公其歸焉吾自爲之乃命陳大使相地獻圖焉石屏公乃按圖而指授焉曰自尊而卑從上而下厥和惟叙乃指曰治彼於是匠石氏拾級而上而祝聖之臺以成又指曰乃脩彼於是木灰瓦匠氏新白沙先生之祠而前益以捲蓬焉拜謁有地而尊師之祠乃成又指曰而脩彼於是息存之堂以成又指曰而脩彼亦如之增其灰瓦彩畫則止毋侈其財又指曰乃飾彼於是綵匠氏因新加之坊牌而飾之而兵憲所題書院之門而儀以成又指曰乃增彼簷仍舊獨加其上二尺有五寸於是石川何憲副所題衡岳達尊之門以成又指大門儀



門之中曰汝授彼乃以井田分授道士明寶明勝明遠  
明科應玄應濟應初萬真八人各分一區合力公田而  
歲寓米於廣東天關焉簡請高士曹上舍恭爲田畷以  
督其事又指曰汝墻彼於是土匠氏築墻圍敬義進脩  
二齋之後中分其間以處諸生而兩齋成甘泉子喟然  
嘆曰豈不韙哉山谷詩有曰古人冷淡今人笑不圖於  
此見周潭中丞石屏憲副之興廢舉墜不勞官民而倏  
然成事與天下後世斯文之脉共之若有神助焉乃爲  
之記以告天下後世永永勿替夫過龍門者當思神禹  
之功諸生居學於此其能勿思乎昔者召公相宅周公  
小大任將至矣遂記于石

默識堂記

甘泉子既九十四伏生言語支離之年因自號默翁益  
友吉陽何公開府於洪州走价於穗城就禺山而問焉  
曰我有默識之堂敢問默識何識价三問而以三默乃  
曰默而成之不言而信默則自識識不可言嗟夫默識  
聖人之本教而君子之至學也記曰維天之命於穆不  
已蓋曰天之所以爲天也於乎不顯文王之德之純蓋  
曰文王之所以爲文也純亦不已文王默識之道同於



天文王沒道在孔子故語子貢曰予欲無言蓋以天自處此孔門之本教也子貢疑焉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孔子後道在顏子故明道程氏曰惟顏子便默識默識不待啓啓不待語故曰顏子沒而聖人之學不傳子貢之高明猶待於啓啓而復問至於晚年乃識性與天道則無此疑矣築場獨居必有以深識者矣記曰予懷明德不大聲以色聲色之於化民末也故無聲無臭散而爲三千三百默乎識乎子思沒道在孟子孟子曰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蓋發默識之功也周濂溪曰無思而無不通爲聖人程明道

曰勿忘勿助之間緣無絲毫人力此其存之之法孟子之道在周程周程沒默識之道在白沙故語予日用間隨處體認天理何患不到聖賢佳處陽明王公扣予曰天理何如應之曰天理何形廓然太公陽明曰唯唯初無不同後門人互失其傳或疑之曰有僧三年不言曰其聲如雷而不足與於道言於識者何居曰默而不識也彼自寂滅其識也本心自有識如鏡自有明自能照物彼則覆鏡而蔽明也非鏡本體也諉曰鏡本無明心本無識自欺乎欺人乎欺天乎故聖人終日學生釋者終日學死聖人終身教爲人釋者終身教爲鬼此默而



其文集卷之十八  
識不識之分明乎儒釋之辨是故知死生人鬼之故其  
於道也思過半矣佛曰應無所住而生其心何居曰生  
心似矣心生不識猶不生也天理民彝終不可滅滅則  
死矣吉陽中丞以默識名其堂其深得默識之學矣哉  
中丞其自默自識自信自得穆穆自天寂然不動廓然  
感通天下一人矣且報桃岡督學蔣道林吾黨明府羅  
念山識其大者諸賢必有契也

湛甘泉先生文集卷之十八終